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五年全日制)

五年級

本科研究

HONOURS PROJECT

煙、酒與歌的意象

——論陳滅詩集《市場，去死吧》

學生姓名：藍卓賢

導師姓名：王良和 博士

提交日期：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 摘要

本文以陳滅的《市場，去死吧》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分析詩集的「煙」、「酒」和「歌」三個意象，本文發現剖析此詩集的新角度——「生命的掙扎」。此角度與一般現存的有莫大差異，此角度更加關心詩與作者的生命經歷之間的關係，故此本文以這個角度作為探討的重心，希望利用新的可行角度去分析陳滅的詩，從而為學界提供新的思考。在研究手法方面，本文有別於一般以社會抗爭作為切入的研究，本文以意象分析的角度入手，探討陳滅的詩與他生命之間的關係，以陳滅的藝術與生命作為探討《市場，去死吧》的重心。意象分析的手法主要集中於對文本的細讀及意象關係的疏理，因此本文的探討會使用文本的材料作為核心，而除了利用文本之外，本文也會引用有關的文章與書籍，例如葉輝與洛楓過往對陳滅的評論及分析，來引證論述。而透過文本的分析與文獻的探討，本文發現隱藏在政治抗爭背後，陳滅利用藝術的方式去表現他的「生命的掙扎」，他以詩作為他「生命的掙扎」之載體。抗爭與掙扎，前者被論者發現，並加以剖析，但後者卻被忽略，而本文討論的重心，就是後者陳滅的「生命的掙扎」。

## 關鍵詞

陳滅、《市場，去死吧》、煙的意象、酒的意象、歌的意象、生命的掙扎

## 目錄

引言與文獻回顧.....頁 4

### 正文

煙、酒與歌的意象：「生命的掙扎」.....頁 5-7

「煙」語「無力」：生命「苦澀」與我城命運的混融.....頁 7-13

「酒」語「抽離」：現實的荒謬，醉酒的清醒.....頁 13-18

「歌」語「徘徊」：「音樂」徊環的無盡.....頁 18-26

結語：意象與陳滅的「香港詩話」.....頁 26-27

參考文獻與書目.....頁 28

### 附錄

附錄一：

文獻閱讀所得紀錄表格.....頁 29-30

附錄二：

〈說不出的未來〉的歌詞.....頁 31-32

附錄三：

《市場，去死吧》「煙」、「酒」與「歌」的意象詩名表.....頁 33-35

附錄四：

《市場，去死吧》「煙」「酒」與「歌」的意象詩句截取全表.....頁 35-62

## 引言

在香港詩壇中，以本土政治作為題材的新詩實為不少。本文探討的對象是陳智德（1969-），筆名陳滅，他的詩集《市場，去死吧》於二零一七年推出了增訂版。這本詩集的評論或許受到回歸後的社會氣氛所影響，它們大都集中於「政治社會」的範疇，然而對詩與陳滅自身的生命關係，卻未見論及。筆者細讀詩集時，發現三個不斷重複出現的意象，而且這三個意象與它們所營造的詩境都有共通點，本文因而以其作為切入點剖析《市場，去死吧》與陳滅生命之間的關係，嘗試為論析「陳滅詩」探尋新的切入角度。

## 文獻回顧

在學術界中關於陳滅的論文及評論，大都集中於陳滅的前兩本詩集——《單聲道》及《低保真》。直接討論陳滅《市場，去死吧》當中的不同意象的論文則少之又少。其中兩篇詳細的評論文章，都分別輯錄在《市場，去死吧》初版與增訂版當中，並作為初版詩集的序及增訂版的導讀。它們分別為葉輝的〈「孤絕的反抗」與「消極感受力」〉是初版及增訂版詩集的序，另一篇為洛楓的〈詩說香港——論「後九七」景觀與陳滅的「抗世詩學」〉是增訂版詩集的導讀，本文對兩篇評論的概述，請見附錄中的「文獻閱讀所得紀錄表格」。通過閱讀不同的評論文章，筆者發現它們大都以社會、城市化及政治抗爭作為切入去解讀《市場，去死吧》（下稱《市場》）的詩。上述兩篇文章的兩位作者多以社會學的觀點切入，他們都一同指出《市場》承接了陳滅一貫的「抗爭」詩風——以詩對抗社會施加在人生命中的各種異化。兩位作者關注的是社會、政治層面，固然以較多社會學的觀點作為切入，然而，卻沒有以意象分析作為論文的主題，他們關注的大都是詩的經營手法與表現「抗爭」的關係。即使是較多學者討論分析的〈單聲道〉及〈低保真〉也是類似的情況。本文見此，認為學界論者，大都以政治社會的角度作為分析角度去探討陳滅的詩，卻忽略了詩人的生命與詩歌彼此之間的呼應。

在查找與本文所討論的意象「煙、酒與歌」有關的論文時，縱然文獻不少，然而當中的論述似乎都難以切合本文討論的重點。而且這些論文大都以古詩詞作為分析對象，與陳滅《市場》詩集的風格不盡相同。因以上的原因，加上本文的切入角度與學界論者相當不同，所以能讓筆者參考的文獻資料實屬不多。有見及此，本文將會集中對《市場，去死吧》進行文本分析，為了更深入了解陳滅的生命歷程與詩的意象運用之間的關係，亦會以陳滅前期的詩集作為分析的輔助。

## 正文

### 煙、酒與歌的意象：「生命的掙扎」

本文的切入點有別於其他論文。本文嘗試透過對意象的探析，去解讀《市場，去死吧》。在此，先要提出本文對《市場，去死吧》的切入角度與其他論文之間的差別——「抗爭」與「生命的掙扎」。陳滅的《市場，去死吧》輯錄了不少有關「對抗」的詩，如〈七一的一課——回歸紀念之三〉：

七一離去，七一又回來，鬚根已半白／脫落了頭髮，又有新的  
嬰兒誕下／如果七一是一種教育，七一是否抗爭本身的成長／倦極  
如徒勞的教師，放棄了教育如放棄自己

這是一首是很典型，正如學界所說的「抗爭詩」，是洛楓所提出的「抗世詩學」最容易體現的一面。

然而本文要討論的，並不在於陳滅詩的「政治與社會抗爭」，而是陳滅「生命的掙扎」。本文提出「生命的掙扎」是有別於單純的「政治與社會抗爭」而言的。大部分對於《市場，去死吧》（下稱《市場》）的評析都圍繞着政治社會「抗爭」的角度，著眼於詩人對「市場」、對政治、對社會的呼喊。無疑，詩集有為數不少關心政治社會議題的詩作，而且詩集的命名也很具社會「抗爭」的色彩，再加上陳滅對政治「抗爭」運動的參與和關注，這些因素都令不少評論把重點放在陳滅的社會「抗爭」之上。誠然，陳滅對政治社會的參與和關注，是激奮而且全心投入的，他曾經提到：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六十年代台灣詩人痲弦的〈如歌的行板〉，早就預示了種種必然性的荒謬和事實之間，竟是一種詩的關係。激進之必要／蠟淚之必要。<sup>1</sup>

詩與「抗爭」之間的關係，是陳滅的《抗世詩話》與《市場，去死吧》一條明顯的主線。《抗世詩話》於二零零九年出版，而《市場，去死吧》的初版則於二零零八年面世，從出版的年份上可推斷兩者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當時的陳滅對「社會與政治抗爭」高度的關注，透過《抗世詩話》中的各種剖析與自白，構成了他的「抗爭詩話」。可是，《市場》另一條不為人所注意的主線，就是陳滅對「純美」的藝術追求。正如陳滅在〈抗世的純美〉中，就曾經提到他對魯迅（1881-1936）以「抗世」形容自己的小說感到共鳴。他於這篇文章中引介學生要讀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並提出了箇中因由：

<sup>1</sup> 陳滅：〈蠟淚的問詢〉，載於《抗世詩話》（香港：Kubrick 書店，2009年7月），頁25-26。

引介學生讀此文，不是鼓勵他們喝酒、濫藥或吸煙，而是讓他們明白，文學並非一種乖順地咬文嚼字的技藝程式。詩的抗世，是以純美回應橫逆，以多義反駁愚蠻，以建構抗拒抹煞。／詩的純美，見於文字，也見於歌曲，例如 Leonard Cohen 的歌聲：『你的來信顯示你就在我身旁，／為何我仍覺孤單？／我站在岩層上而你那完美的網羅，／正把我的足裸緊扣石上。／……／你就是那無以名狀的美，／正當我攀過那一整段山坡，／謁我的眼簾洗刷雨中，／你已離去並一再改換了名號。』——Leonard Cohen 〈So Long, Marianne〉，筆者節譯／純美接近，純美又失去，無盡的追尋、思考和冀望明示那生命本質，一切的橫逆與荒誕在此鏡前，只盡露虛妄的本容，得此純美，亦足抗世。<sup>2</sup>

「抗爭」是「抗世」最具體，也是較淺層的表現。不論是激進的街頭示威或溫和的靜坐抗議，都是以具體行動直接與建制抗衡的表現。但是，「抗世」對於陳滅而言，並不止於「抗爭」的行動表現。由上述引文可見，對陳滅而言，他寫詩所追求的是「純美」<sup>3</sup>，而不是單純地表現「抗爭」。他形容「純美」是若即若離，稍瞬即逝。即是「純美」是不可能永遠穩定地存在，因此對「純美」的追求是沒有盡頭的。陳滅追求這樣的「純美」，也像他在「荒謬」中的「抗爭」一樣，也是無止無盡的。由此可見，「純美」的追求與「抗爭和荒謬」之間存在了高度的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訴說出它們兩者之間的關係，那就是陳滅認為透過對抗無盡荒謬的世界才能得以接近「純美」。<sup>4</sup>所以「追求不可能永遠穩定地存在的『美』」，無疑就是陳滅「抗世」背後的理念，也就是本文探討的中心點：陳滅的「詩」與他「生命的掙扎」。本文所說的「生命的掙扎」，是陳滅希望透過對「純美」的藝術追求，去「明示那生命的本質」，正如陳滅於上述引文所指的「純美接近，純美又失去，無盡的追尋、思考和冀望明示那生命的本質」。而詩的角色是作為載體，承載着他對「純美」的追求。換言之，透過對「純美」的探求與思索，才能得以接近「生命的本質」，而詩作為這種藝術追求的載體，意味了它代表着陳滅追求的「純美」。追求的過程恰如社會「抗爭」一樣，是不停地對抗荒謬的過程。「抗世」對於生命就是一種「橫逆」，是抗拒接受外在世界對生命施予荒謬

<sup>2</sup> 陳滅：〈抗世的純美〉，載於《抗世詩話》（香港：Kubrick 書店，2009年7月），頁23-24。

<sup>3</sup> 本文對「純美」的詮釋，是由陳滅「抗世」而言：社會構成的外在世界，於陳滅的觀察及思考而言，是荒謬，不合理的，純美既為「抗世」，即對荒謬的抗拒，是類近於「善」的表現，與荒謬的抗衡，在乎於「理」，為「善」出發就很可能合乎於「理」，因此，對「純美」的追求，本文視之為陳滅詩中世界對「善」和「理」的藝術表現與追求。

<sup>4</sup> 對於社會而言，荒謬是幾乎不可能不存在，應之而生的抗爭也就會永無止盡。在對抗如此的世界時，人生就更接近生命的最終藝術追求——「純美」。

的旅程。順從的輕易，意味了抗拒的艱困，而選擇抗拒，反對「乖順」就是一種「生命的掙扎」。

「生命的掙扎」簡單來說，就是人於生命中為了拒絕「荒謬」，而不得不以清醒與抗拒的態度去面對社會及人生中的「荒謬」，於「順世的潮流」面前逆流而上。放棄順世而輕鬆地生存，選擇「抗世」而苦困地生活。

為了更全面地呈現陳滅「生命的掙扎」，本文以「藝術形式」的角度去探討《市場，去死吧》。陳滅提出「純美」就是「抗世」底下的藝術追求與表現。要研究詩中的「純美」藝術表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分析詩的意象。筆者閱讀《市場，去死吧》，發現不少關於「煙、酒與歌」的意象，而且這些意象都與陳滅「生命的掙扎」直接呼應，它們都分別對應了「生命的掙扎」的不同面向，下文將會分別討論這三個意象及它們所代表的不同面向。

### 「煙」語「無力」：生命「苦澀」與我城命運的混融

在陳滅的《市場，去死吧》（增訂版）（下稱《市場》）當中，筆者共梳理出十一首有關「煙」意象的詩，詳見於附錄的表格之內，正文就不再冗述。本文討論「煙」的意象，主要指的是「香煙」與「煙霧的狀態」。在《市場》詩集中，「香煙」的意象是經常直接出現的，除此以外，陳滅也會用「如煙如霧」的描述去營造意境。其中最典型而且最大篇幅的例子就是〈煙話〉，本文會以此詩作為重心去開展「煙」的討論。〈煙話〉：

對煙說凌亂的話，它會否重組夜色？

尾班列車開出了，夜車都急趕

思想也錯過，軀殼恍恍惚惚

乘著煙霧，遊蕩到觀念的下一站

.....

對煙說頹廢的話，它會慢下來

世界的煙灰卻揮之不去，最後一次

對煙說凌亂的話，說疲倦的話

可否把世界熄去，把煙霧留下？

（創作於 2006 年）<sup>5</sup>

〈煙話〉全詩都以「煙」的意象去貫連，如在指引讀者解構陳滅的「煙」一樣。在〈煙話〉中，「煙」<sup>6</sup>「迷糊不實、輕渺虛浮」的性質，由陳滅與「煙霧」進行對話的意境營造出來。「煙」作為意象被取用的性質是「會消散的、會燃燒的、會縈迴逗留的、會隨時間流逝的、會被吸入與吐出的，以及會留下煙以外的物質（煙灰、氣味與「煙頭」）」，但這些性質在詩中的借用並非固定不變，有時陳滅會逆轉煙的性質，就如第二段：

對煙說憤怒的話，把煙灰留給世界

對煙說堂皇的話，再用力捺熄

狠狠踩在地面，那荒謬卻保持原型

我是散去的霧，它是永不熄滅的香煙

陳滅將自己與香煙「交換」，他把自己喻為「煙霧」並擁有會消散的性質，比喻「生命」會消逝如「霧」一樣地散去，留下那「永不熄滅的香煙」比喻的就是生命的「理念」與「荒謬」。

在詮釋「生命」和「理念」兩者的比喻前，先要提出陳滅在《市場》的〈前記〉當中，曾直接討論詩的諷喻意義：「諷喻的意義為何？時局當不會為詩所改，但現實當中的反省和記錄，還可以延續至後世。」<sup>7</sup>這篇前記寫於二零零八年，是他出版《市場》的初版年分。他的一個想法，為解讀「煙」的意象提供了線索，那想法就是「時局當不會為詩所改，但現實當中的反省和記錄，還可以延續至後世。」另外，他在這篇前記中也開宗明義表明：「我想我已得到平靜，可重新檢視《單聲道》、《低保真》以後的詩作。」<sup>8</sup>他指的詩作，就是《市場》記載的詩。他為《市場》寫前記時，清晰直接地表示，他已能夠從《市場》的創作情感中抽身，來評價與反思《市場》輯錄的詩作。換句話說，他對《市場》的詩評是冷靜而抽離的。在陳滅反思《市場》的諷喻意義時，本文認為只有「時局當不會為詩所改」這一句，能夠被視為解碼的線索，因為這句是一個切實的觀察和體

<sup>5</sup> 陳滅：〈煙話〉（作於 2006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82-83。

<sup>6</sup> 煙於詩中指的是香煙與香煙抽食發出的煙霧，陳滅把「煙」與「香煙」稍稍分開去營造意象，煙霧是作為主要的對象，而香煙本身是煙霧衍生的意象，這裡與常態中「煙霧由香煙釋出」的理解是相反的，也見「煙霧」於陳滅的詩而言是能獨立於香煙而言的。

<sup>7</sup> 陳滅：《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24。

<sup>8</sup> 同上註，頁 25。

會；而後句所說的，是他冷靜抽離過後，所反思出的觀感看法。因此後句所談及的，未必能夠用來解碼〈煙話〉最初的創作情感。

透過他在〈前記〉中的記述，本文推斷「永不熄滅的香煙」就是比喻生命的「理念」與「荒謬」。先由詩的上句「對煙說堂皇的話，再用力捺熄／狠狠踩在地面，那荒謬卻保持原型」說起，「被捺熄的香煙」留下的是「煙頭」，在煙散去後，人只能看見「煙頭」的剩餘存在。被「狠狠踩過後」的「煙頭」應當會變型，而詩中的意象卻指「那荒謬」沒有變型，不管是與它「對話」或「捺踩」它，這意味「煙頭」象徵的「荒謬」是不變的。另一方面，「煙」在散去後的「不存在」是在於「看不見」。事實上，煙在散去後，仍然以氣體的形式存在於大氣當中，只是不被看見而已，正如「抗爭」與「掙扎」一樣，它們終會隨時間而消散或隨生命而流逝，過後留下來的就是不被看見，亦不被改變，仍然存在的「煙」，它所象徵的就是不被改變的「荒謬」。

「生命」對「荒謬」作出「掙扎」，依靠的是「理念」，但「理念」是無形抽象的，要有載體才可以具體呈現或傳承下去，正如詩作為「掙扎」的載體把「理念」留下一樣。但就如前文所指，「傳承」的意識未必是陳滅最初創作時的想法，反而是他冷靜抽離後所反思出的意義。另一方面，「荒謬」能在社會中透過觀察或經歷被人發現，但「理念」卻是人內在的精神思想，因此「理念」是較「荒謬」難被看見的；在「煙」的意象中也存在固體的「煙頭」與氣體的「煙」兩種表現形式，「煙頭」是能被看見的剩餘物與氣體的「煙」相反，所以「煙」的意象存在着兩個面向：具體與抽象。具體的面向就是能於社會中被發現的「荒謬」，而抽象的則是難以被察覺的「理念」。詩中的「煙」是個一體兩面的意象，除了象徵「荒謬」也象徵「理念」，因在與「荒謬」對抗時，「理念」也應之而生，「煙」的意象代表「荒謬」，也代表「理念」。所以總體來說，最能夠解碼「煙」的意象，就只有不論看見與否或用力捺熄與否，都依然存在的「荒謬」和「理念」。

承接上述的推斷，在〈煙話〉裡，陳滅對「煙」說不同的話，意味着生命在荒謬面前的各種「掙扎」，包括「抗爭」。「對煙說憤怒的話，把煙灰留給世界」，燃點的香煙留下了「煙灰」，以點煙來象徵「抗爭」在對抗荒謬的同時，也在漸漸地消失。留下的「煙灰」就是熱情過後，「抗爭」為世界留下的痕跡。然而，正如上文的詮釋，〈煙話〉第二段的「狠狠踩在地面，那荒謬卻保持原型」，正正就意味了「掙扎」如何「憤怒」，社會與人生的「荒謬」都會「保持原型」，「抗爭」最終都會消散不見只留下痕跡，而且改變不了「荒謬」。即是「荒謬」不為「掙扎」所動，面對這樣的生命困局，「掙扎」就變得「無力」。在象徵「抗爭」的「憤怒的話」之後，就是「疲倦的話」，見〈煙話〉的第四段及第七段：

（第四段）

對煙說疲倦的話，句子散入室中

沾附眾人，疲倦也留下了氣味

柔煙總是縈迴，我只吐出亂雲

單獨地傾斜，難以開口道再見

吸入的一切我都明白

但吐出的到底是什麼？

.....

.....

（第七段）

如果靈魂像香煙，可以燃燒……

可是靈魂都沾濕了，燃不著

只有靈魂的等待像香煙一般燃燒

時針縮短了，像煙蒂散佈一地

「疲倦的話」就意味了陳滅對「生命的掙扎」產生「無力感」。「靈魂」象徵理念與生命，理念驅使生命「燃燒」，但「燃不著」，對理念實現的「等待」令生命隨時間消逝。「荒謬」令「靈魂」疲倦，疲倦的靈魂不可能繼續「掙扎」，正如「濕了的香煙」不可能再次「燃燒」一樣。所以「煙」象徵的也是「生命的掙扎」在面對「荒謬」時，所感到的無力與無奈。另外，陳滅說「時局不為詩所改」背後其實也隱藏了一股「無力感」，雖然在〈前記〉中陳滅的話語趨向正面和肯定，但是對於不能改變的「荒謬」的無力感，陳滅選擇把改變的反思化作記錄，載於詩中流傳下去，亦是一種無奈之下的寄望。陳滅在〈煙話〉中訴說在「荒謬」底下「掙扎」的無力感，同時也表現了「煙」的迷糊輕渺。例如在第四段：「吸入的一切我都明白／但吐出的到底是什麼？」中，陳滅與「煙」對話談及「疲倦」，他吸入的是「柔煙」是他所了解明白的，可是他形容吐出的「煙」是「亂雲」。「亂雲」與「柔煙」在質感上，「雲」比「煙」更厚重、更不透明、更難看穿，而「亂」表現了吐出的「煙霧」雜亂難理，這表現了「煙」的迷糊難以看透，塑造了在「荒謬」之下「生命的掙扎」變得迷糊不實，難以理清的詩境。

上文曾經論及陳滅「純美的追求」是藝術表現，是陳滅的詩作。在引文第五段：「對煙說凌亂的話，它不會重組／可是它的美麗，留下不散的氣味」中，詩因為它的意象及藝術手法的關係，會給人一種近似凌亂的迷糊難解感覺，因此「凌

亂的話」象徵的是「詩」也就是「純美的追求」。另一方面，「煙」不會重組詩的密碼，詩的本身也不會自行重組密碼，正因為這樣，可以理解「凌亂的話」所意味的就是「純美的追求」，亦即是「詩」。「可是它的美麗，留下不散的氣味」象徵「生命的掙扎」透過詩與「純美」留下「不散的氣味」，亦象徵詩人對「純美」與詩的迷戀及執着。換言之，對陳滅而言，在面對「荒謬」時，抗爭與生命都會消散，但詩與「純美」卻會留下「氣味」與痕跡來紀念「生命的掙扎」。而「生命掙扎」的原因，「對煙說凌亂的話」的原因，正正就是由「煙」象徵的「荒謬」所衍生的。正如開首所說，「煙」的意象在詩中不停轉換，此處「煙」的既是象徵「荒謬」亦象徵「對純美的追求」。在全詩的建構當中，陳滅把「荒謬」與「詩」彼此交融，是他意識到自身對純美的追求，源自於「生命的掙扎」的對象——「荒謬」。因為「煙」象徵「生命中的荒謬輕渺」，而陳滅以詩去表現對這種荒謬的掙扎，所以象徵着「純美追求」的詩是在荒謬下掙扎而衍生的，因此〈煙話〉的整詩意象收結：「對煙說凌亂的話，說疲倦的話／可否把世界熄去，把煙霧留下？」這一詩句，帶出陳滅始終希望象徵「荒謬」即是「世界」<sup>9</sup>的「煙」能夠「熄去」，把「純美」的「煙霧」留下。

陳滅將象徵「荒謬」的世界與象徵「對純美的追求」的詩，以「煙」的意象交融在一起，社會的荒謬影響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生命與這種荒謬抗衡掙扎，兩者以「煙」的意象扣連起來，可見他的「生命的掙扎」與香港的社會亂況產生共鳴並彼此交融，這與他的生命經歷有關。他早期的作品《單聲道》中，有一首詩名為〈一點光〉：

.....

這時代發生了甚麼事？

聽見很多，人和機器的聲音

報道新聞和被新聞報道的人

看電視和在電視上被觀看的人

窗外有煙霧

自這商住大廈的低層升起

消防車響號

穿過比大廈稠密的霓虹

---

<sup>9</sup> 世界在此被用作借代為荒謬，因為陳滅生命的荒謬，是他的生命與社會世界互動而成，所以在他而言，世界是荒謬的，荒謬是世界的本身。

甚麼煙霧混和了真幻的邊界？

人聲喧鬧

我們所能知道的依然渺少<sup>10</sup>

（節錄，創作於 1989 年 2 月）

從「甚麼煙霧混和了真幻的邊界？」可見，陳滅利用煙霧迷糊的性質作為意象，情況就如〈開始夜了〉的：「煙霧持續迷漫卻連煙霧本身也昏暗／它苦苦要遮蔽的卻是甚麼呢？」<sup>11</sup>一樣，「煙」的「迷糊」意象在陳滅的詩中是一個常見的使用，換句話說，對陳滅而言，「煙」的意象使用，大都會用於營造「迷糊不清」的感覺。〈一點光〉的第一段：「仗一點光／我可以寫下些甚麼？／關於這世界／和這世界太多的人／關於這生我的城市／當中居住的奶路臣街」<sup>12</sup>，他在詩中提到他在一九八九年居住在旺角奶路臣街，當時他的生命經歷，與他的居所有莫大關係。<sup>13</sup>旺角奶路臣街是熱鬧的市中心，也是商業活動繁盛的地帶，物質世界的荒謬於這個地區顯而易見，加上《市場，去死吧》不乏與旺角奶路臣街一帶有關係的詩，例如〈說不出的未來〉反映出商業經濟對人的異化與人在物質世界中的掙扎。陳滅生命早年的不順，加上他曾與香港的「市場經濟」有近距離的接觸，所以他在那段時間創作的〈一點光〉和《市場，去死吧》的詩擁有相同憤怒及無力，但比較〈一點光〉與〈煙話〉透過「煙」所表現的意思，可見〈煙話〉表現出對「荒謬」更強更深的體會及無力。早年的生命經歷加上香港社會在九十年代以後的大事件例如「九七回歸」、「零三年沙士」和「清拆皇后碼頭」，都令陳滅對「生命的掙扎」有更深的思考及體會，也令他「生命的掙扎」與我城的社會亂象產生共鳴，而出現了陳滅的生命與我城交融的詩境。因此，在「煙」語「無力」的意象中，無力感是對「生命的掙扎」，也是對「我城荒謬」而言的。而除了「煙」作為「生命的掙扎」中「無力」的一面之外，詩人還透過「酒」象徵從「荒謬」中「抽離」，但這種「抽離」並非意味陳滅從「掙扎」中抽身出來，放棄「掙扎」，這種「抽離」將於下一部分繼續討論。

<sup>10</sup> 陳滅：〈一點光〉（作於 1989 年 2 月）載於《單聲道》（香港：東岸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02-104。全集共有六首涉及「煙」意象的詩。

<sup>11</sup> 陳滅：〈開始夜了〉載於《市場，去死吧》（香港：石馨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114。

<sup>12</sup> 同註 8，頁 102。

<sup>13</sup> 在此向王良和博士致謝，王博士曾指導學生（筆者）有關陳滅的生命經歷，陳滅在他生命的早年經歷並不如意，他的這些經歷及體會，正正成為他創作的動力及靈感，所以在早年的作品與社會世態有所關聯，其實與他生命的經歷有莫大關係。

## 「酒」語「抽離」：現實的荒謬，醉酒的清醒

「酒」的意象表現可分為兩大類別，第一是直接以「酒」去作為意象的表現，另一種是以「喝酒」與「醉」，兩個與「酒」有直接關係的行為與狀態去作為「酒」的意象表現。筆者從《市場，去死吧》梳理出十九首關於「酒」意象的詩，而本部分將以兩首典型的「酒」詩作為分析的主軸，它們分別是〈酒徒的算數〉與〈酒徒的飛升〉。

陳滅的「酒」大都與「理想」或「理念」有關，例如〈酒徒的算術〉中的第一段：

冰冷酒瓶與空氣相會

接觸而凝結水點

我用指頭劃出了一道

通往理想的鐵路

（創作於 2006 年）<sup>14</sup>

陳滅利用酒瓶上的水點被手指劃開作為「通往理想」的意象。但其實擁有同樣性質的事物有冷飲的瓶或罐身，它們同樣可以有水點於表面被手指劃開形成一條「道路」，然而陳滅取用了「酒瓶」，這明顯是有意為之的意象。由此可以推斷出，在陳滅的詩中「酒」與「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上述引文以外，在其他詩中陳滅也把「酒」的意象刻意與「理想」、「觀念」及「理念」連上關係，例如〈酒徒的飛升〉：「液體那不可救藥的優美／只相對於街道傾斜的固體／觀念揮發前又再別過了臉／酒館播送緩慢喪頹的樂曲」<sup>15</sup>及「煙霧宛似理念，藏着路人皆知的毒／向上飄，消逝了理念中的醉」<sup>16</sup>，〈香港的詩歌〉：「寫一些沒有人承認的詩，只有自稱／還有自辯，為失去的觀念作定義／在文字裡，那

<sup>14</sup> 陳滅：〈酒徒的算術〉（作於 2006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40。

<sup>15</sup> 陳滅：〈酒徒的飛升〉（作於 2008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42。

<sup>16</sup> 同註 13，頁 42。

相信，如啤酒浮動氣泡」<sup>17</sup>，這些意象的表現都是較為直接地把「酒」與「理想」等價值觀連上關係。而其他有關「酒」的詩，則常以間接的手法，將「酒」象徵為對「價值觀」的思考，或者反映「價值觀」在「生活」及「現實」面前如何地「虛幻」，所以在《市場》中有關「酒」的詩，總是滲出鬱悶的氣氛。「煙」是「生命掙扎的無力與輕渺」，而「酒」就是「從『現實的虛幻』中抽離」。

在「酒」象徵對「價值觀」的思考這個前提之下，「酒」的深層象徵是對「虛幻與真實」及「理想與現實」的思索。例如〈酒徒的算術〉：

冰冷酒瓶與空氣相會  
接觸而凝結水點  
我用指頭劃出了一道  
通往理想的鐵路

直至水點積聚，再逕自流下  
紅酒諄諄善誘我學做人  
幸有白酒勵詞勸阻

什麼是不可理解的？  
啤酒翻譯我的生活  
嚐不出酒精，都是起泡

什麼是不可計算的？  
酒精的度數像電費單  
給我們一一量度出  
偽假、背棄和荒謬

「如果喝酒是痛苦的……」  
改寫的方法是：  
如果喝酒是虛構的  
那就自己變作超現實

或如果世界是荒謬的  
那就幻想它是一瓶假酒  
喝下去，這是什麼？  
紅酒混和嬉笑，我只想嘔

---

<sup>17</sup> 陳滅：〈香港的詩歌——回歸十年紀念之七〉（作於 2007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66。

酒精教我們年輕又世故  
什麼是不可思議的？喝夠了  
卻總未夠，連自己都已荒謬

還有什麼是不可思議的？  
世界顛倒好像酒徒的算術  
喝盡了，又似總有  
(創作於 2006 年)<sup>18</sup>

在第二至第四段中，陳滅以「酒」去喻作生命中的各種荒謬、世故與所謂的「現實」；而同時，也如本文的核心一樣，「酒」也象徵着與荒謬和「現實」抗衡，是「生命的掙扎」的形式。這個形式較為特別，陳滅以「酒」象徵從所謂「現實」中「抽離」，以眾人稱為「酒醉」的「虛幻」反諷眾人所說的「現實」。這種「酒」的意象特性，可見於第二段，陳滅以「紅酒」象徵「學做人」的世故，以「白酒」象徵「勵詞勸阻」所意味對世故的掙扎與抗拒，自此以後的詩中，「紅酒」就象徵着社會「現實」需要的世故，而「白酒」則是另個一層面的象徵。

詩的第五段至第六段誠如上文所提到，陳滅以「酒」中的「醉」去探究「虛實」及「偽真」。在前文中提到「酒」象徵「價值觀」，同時也象徵了「世故」與「社會現實」，把這個解讀放在詩句「如果喝酒是虛構的／那就自己變作超現實」當中，可推斷出「喝酒」很大可能象徵着「面對及接受價值觀與『社會現實』」。把「喝酒」化作「虛構的」，再把「自己」變作「超現實」，其實就是把社會所謂的「現實」化作「虛構」、虛幻來看待；把自己變成超越「現實」的人，這意味從現實的各種荒謬與「虛幻」中「抽離」出來，即是以被認為的「虛幻」去抗衡所謂的「現實」。這個意象是把一般定義下的「現實」與「虛幻」互相置換，陳滅認為社會普遍所指的「現實」存在着不同的荒謬，因此既然社會把「荒謬」視作「現實」，與之相對的「虛幻」就象徵了對「荒謬」的排除，所以陳滅運用「虛幻」與「現實」的概念置換來表現從「荒謬」中的「抽離」。而陳滅的「抽離」就是他的詩作，如第六段中他提到「或如果世界是荒謬的／那就幻想它是一瓶假酒／喝下去，這是什麼？／紅酒混和嬉笑，我只想嘔」，紅酒是世故的象徵，世故混和「嬉笑」所象徵的歡騰令「我」嘔吐，詩句所表現的是「我」對世故的抗拒及對歡騰的反感。換言之，「把紅酒所象徵的『世故』與社會的『歡騰』吐出來」是陳滅「抽離」的方式，「嘔吐」也就是上文所說的「生命的掙扎」形式——詩的創作。

<sup>18</sup> 陳滅：〈酒徒的算術〉（作於 2006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40-41。

「『紅酒』象徵的世故使他『嘔吐』」正正反映出「對現實的荒謬作出的掙扎」是他投入詩的創作之動力，承接上文的推斷，「喝酒」象徵的是「面對價值觀與『現實』」，而陳滅以「嘔吐」所象徵的詩歌去訴說他的價值觀與「現實」所發生的衝突。對比「紅酒」的象徵，「勵詞勸阻」他的「白酒」，在詩中從未以「嘔吐」或其他酒後的不良反應去書寫。例如〈酒徒的飛升〉中「紅酒是假象只有飲下才識破／白酒是舞蹈混和同質的淚水」<sup>19</sup>，由這兩句可以推敲出：「紅酒」所象徵的是「社會要求的『世故』」在「酒醉」後便會被識破，所以「紅酒與世故」是膚淺表面的虛偽，而且「酒醉」的狀態比「世故」更清醒；「白酒」是「舞蹈」象徵「藝術（對純美的追求）」，而「白酒」是「淚水」象徵「生命的掙扎」，全句「白酒是舞蹈混和同質的淚水」就意味「白酒」象徵藝術與生命掙扎的混和，是陳滅用以對抗「荒謬」與「世故」的手法及支撐。<sup>20</sup>由此可見，對於陳滅而言，「世故」與所謂的「社會現實」是他「生命掙扎」的對象與來源。正如上文所指，他對「純美的追求」是藝術的表現，他把這種追求放在詩歌創作當中，以支持他抗衡「荒謬」與「世故」，因此「純美的追求」就是「白酒的厲詞勸阻」。

在〈酒徒的飛升〉當中，他不但用了「酒」的意象，更用了「煙」的意象，如第二部分的第一段及第四段：

（第一段）

霓虹擴大如迷阱，還有誰去記錄  
煙與酒難逢的相遇？酒館荒涼人杳  
煙霧宛似理念，藏着路人皆知的毒  
向上飄，消逝了理念中的醉  
……  
……

（第四段）

從杯底輕輕升起了泡沫  
只有燃燒才可以飛升，歸原作理念  
香煙只是香煙，世界卻是鴉片  
（創作於 2008 年）<sup>21</sup>

<sup>19</sup> 陳滅：〈酒徒的飛升〉（作於 2008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42。

<sup>20</sup> 「白酒是舞蹈混和同質的淚水」象徵「等價的」藝術與生命掙扎的混和，也意味了陳滅生命中有多少的藝術，就會有多少的掙扎，兩者彼此交融後就是使他繼續與「荒謬」及「世故」抗衡的支持及寄託。

<sup>21</sup> 同註 13，頁 43。

「無力感」與「真幻」的相遇，令陳滅的對「醉」也產生了無力感，對掙扎與真幻的思考的無力感。「煙霧宛似理念，藏着路人皆知的毒／向上飄，消逝了理念中的醉」表達了「理念」像「煙」一樣「輕渺無力」，而「醉」就是以詩作的藝術方式從「現實」中「抽離」，然而「醉」的狀態也有時限，意味了這種狀態也會如「煙」般消散，因此「抽離」的狀態也是難以持續的。例如〈酒徒的算術〉第七段「酒精教我們年輕又世故／什麼是不可思議的？喝夠了／卻總未夠，連自己都已荒謬」<sup>22</sup>，「酒精教我們年輕又世故」意味了「酒」既象徵「年輕」對理念的執着，也象徵「世故」對理念的放棄，於是「酒」的意象便混和了「價值觀」與「現實世故」，而且「抽離」的狀態是由「喝酒」象徵的「面對價值觀與『現實』」所衍生，所以當陳滅渴望在「酒」「醉」當中得到「抽離」時，他發現沒有了「現實世故」就沒有「抽離」的意義，因此「酒」也是被塑造成一個一體兩面的意象，正如虛幻與真實一樣，兩者是相對地並存着的。由上述推論可見，「酒」所象徵着的「抽離」是：陳滅以藝術的手法來表現「價值觀」排拒「虛幻的現實」之掙扎。所以「酒」的意象運用便產生出獨特的節奏感，這種節奏感以「虛幻與真實」的概念置換，來表現出「生命掙扎」中「現實既然是荒謬虛偽，與之相對的所謂虛幻，也就變得真實非常」的詩歌意境。例如〈香港的詩歌〉第二及三段：

（第二段）

寫一些沒有人承認的詩，只有自稱  
還要自辯，為失去的觀念作定義  
在文字裡，那相信，如啤酒浮動氣泡  
明天好像一座建築，誰知道那巍峨的期限  
原來也是明天。這是誰的語言？  
誰的生活、誰的年齡？下雨了  
還有更多細碎的觸感紛紛下降  
誰有雨傘？還有一些沾附窗邊，那水滴  
它們不用自辯，尋求空氣的承認

（第三段）

酒是什麼總比生活簡單  
放棄詩歌就自動還原為正常  
看不出什麼是瘋狂，也許已經成癡  
什麼是正常？這城市總是正常  
它說它沒有解決不了的事  
兩文三語，全球化市場消化了壞消息  
更多顧客，更多學校結束了營業

<sup>22</sup> 陳滅：〈酒徒的算術〉（作於 2006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41。

### 更多套語，比詩更像詩

(創作於 2007 年)<sup>23</sup>

陳滅利用「酒」的意象來表現世人對「價值觀」的堅持會隨時間與生命流逝，因此詩的創作就作為陳滅對「價值觀」的堅持而存在，即使「價值觀」在社會而言是非常浮動不穩的，例如「寫一些沒有人承認的詩，只有自稱／還要自辯，為失去的觀念作定義／在文字裡，那相信，如啤酒浮動氣泡」。「酒」所代表的「醉」與「虛幻」是相對於「醒」與「真實」而言的，「放棄詩歌就自動還原為正常」，「放棄詩歌」就是放棄掙扎，放棄了掙扎就可以變回社會所謂的「正常」。在陳滅的詩裡，我城是荒謬瘋狂的，但她仍以「清醒」自居，視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常」，如此一來，由自稱正常然而瘋狂的城市來定義的「醉」與「虛幻」，就會變得相對地「清醒」與「真實」。因此才会有「現實的荒謬，酒醉的清醒」的詩境，它代表着詩人以「酒醉與虛幻」來對抗荒謬社會所謂的「清醒（正常）與現實」。因此，「酒」的「抽離」並不是對於「真實」而言，而是對生命及社會的荒謬而言的。陳滅以「酒」去象徵從「荒謬的現實」中抽離，並以「虛幻」去反抗「現實」，這是一個逆向思維操作，背後的理念是：社會既然稱荒謬為「現實」，那麼真正合理的就是與之相對的「虛幻」。所以「醉」於陳滅的詩而言，才是「清醒」。「酒」的意象正正就是以「從『虛偽所定義的現實』中抽離」去象徵「生命的掙扎」中，對荒謬的諷刺、對虛偽的反抗和對掙扎的堅持。

### 「歌」語「徘徊」：「音樂」循環的無盡

「煙」、「酒」與「歌」這三個意象，在表面上各為一體，但站於本文的分析角度而言，它們三者都以陳滅的「生命的掙扎」作為核心。換言之，三者都與「生命的掙扎」有所關連，而在《市場，去死吧》的「煙、酒與歌」的意象當中，「歌」的意象涉及最多的詩，共有三十五首。

「酒」以「抽離」去塑造出陳滅的「酒醉式節奏感」，他「抽離」的是荒謬的「現實」。而「歌」於《市場，去死吧》之中，既是一個意象，也是陳滅詩的另一種獨特的節奏。正如葉輝就曾經形容陳滅：「這個年輕人叫陳滅，他是我的保羅策蘭（Paul Celan），他的〈說不出的未來〉是我的『旺角死亡賦格』」<sup>24</sup>關於保羅策蘭的〈死亡賦格〉，首先要了解的是名為「賦格」的音樂形式，根據周邦彥指出：

<sup>23</sup> 陳滅：〈香港的詩歌——回歸十年紀念之七〉（作於 2007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66。

<sup>24</sup> 葉輝：〈「孤絕的反抗」與「消極感受力」〉（寫於 2008 年 12 月）載於陳滅：《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10。

賦格曲（拉丁文、義大利文作 Fuga，英、法文作 Fugue，德文作 Fuge），有義大利語逃走之意。本來是指嚴格卡農（模倣形式），今日指根據模倣對位法的複音音樂格調的最高曲式。音譯作賦格；意譯有遁規曲、遁走曲、遁則曲等。賦格是以單一主題在特定的調關係內，在各調上作反覆呈示之樂曲形式。此單一主題稱為主句（英文作 Subject、義文作 Soggetto、拉丁文作 Dux）。其特定的調關係，原則上依據終止型法則，其反覆呈示，依據規律性的模倣手法。……

西元十四、五世紀時，不少作曲家所創作的樂曲，可以算是賦格形式的萌芽期。到了巴赫、韓德爾時為開花期。尤其是巴赫寫了很多賦格曲，賦格的藝術將賦格所有的可能技法寫盡了。賦格形式猶如自我抑制、冷靜的陳述，有其一定的理性邏輯，沒有太多說理延伸，是人生哲理在音樂上最集中、最精簡的思想表現。<sup>25</sup>

「賦格」的特色就在於「迴環往復」，它的主聲步的旋律節奏，會在特定的音步中開始另一音調但節奏相約的聲步，形成出循環追逐的節奏感。葉輝以〈死亡賦格〉及賦格體去形容陳滅的詩，本文在此不詳細解說保羅策蘭的〈死亡賦格〉，但從葉輝的形容中，可以得知陳滅的詩具有〈死亡賦格〉的影子——追逐而循環的節奏感與對生命的反思。同時葉輝亦提出對陳滅的「七一系列」及上文所論及的「煙」和「酒」的感受與看法：

我想我聽見了，這酒，這煙，這垃圾，這煙花，是一種對抗『惡之平庸』的『否定性』，是濟慈（John Keats）所說的『消極感受力』（negative capacity），在『獨唱的眾聲』與乎『眾聲裡的獨唱』的交鳴裡，毋寧就是反抗的同義詞。<sup>26</sup>

葉輝以「獨唱的眾聲」與「眾聲裡的獨唱」去形容上述兩種意象的詩。本文所指「歌」的意象，其一是詩中獨特的「迴環往復」節奏感，其二就是直接使用「歌」作為意象，兩者的共通處在於「迴環往復」的節奏與「入世」的性質。本文所指

<sup>25</sup> 周邦彥：〈賦格曲〉，《中華百科全書（典藏版）——音樂》，民國 72 年（西元 1983 年），<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7400>，讀取自 2018 年 3 月 22 日。

<sup>26</sup> 葉輝：〈「孤絕的反抗」與「消極感受力」〉（寫於 2008 年 12 月），載於陳滅：《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15。

「歌」的意象，不但指詩中「歌」的字眼，更指間接與「歌」有關的意象，如「唱和」、「樂曲」及「聲音」；而且以「歌」作為主題的詩，本文認為也是具有「歌」的意象。筆者發現陳滅在運用「歌」的意象時，有兩類具體典型的表現：以流行曲作為「歌」的意象投射，與以「歌」的意象作為迴環節奏感的象徵。而本部分將以〈說不出的未來——回歸十年紀念之一〉、〈流浪藝人〉以及〈七一狂歌——回歸十年紀念之四〉作為探討的典型例子來展開討論。

〈說不出的未來——回歸十年紀念之一〉（下稱〈說不出的未來〉），是一個典型以流行樂曲作為詩的主題骨幹及意象的例子。陳滅以流行曲的歌名作為詩名，〈說不出的未來〉是歌手夏韶聲的歌，歌詞內容圍繞着「生活的營役、社會的荒謬、生命的呼喊及對未來感到無力與迷惑」<sup>27</sup>，歌詞裡曾經提到「偶爾看齣戲，漆黑裏歡樂，我愛你那歌曲天天播」<sup>28</sup>與陳滅的〈說不出的未來〉中提到「夜了會有更多十年前的人，透過選曲機去想像／昔日曾唱過那說不出的未來；但未來已變成一張合約」<sup>29</sup>兩者都提到「歌」的意象，而陳滅的〈說不出的未來〉更是以流行曲作為詩的主題，這樣手法的詩還有〈喝采〉。另一種以流行曲入詩的手法，是在詩句中提起一些流行曲的名字。以流行曲入詩的手法實不常見，一般而言，新詩被定性為文學，對流行文化下的產物如流行曲具有一定的排拒，但陳滅不以為然，反而把「歌」成為他的意象，甚至直接呼應流行歌曲，這與另一位詩人很相似——鄧阿藍（阿藍）。阿藍的詩集《一首低沉的民歌》的詩歌內容都圍繞住普羅大眾的生活，他的筆觸忠實地反映基層生活，並不限於任何對「基層」的定型。他與陳滅，都曾把民歌或流行曲作為意蘊放入詩中。陳滅就曾評論阿藍的詩：「阿藍詩歌寫實的意義，並不限於技巧上的寫實，亦非左翼文藝固有觀點的寫實，而是那獨立的視點和主流以外的框架，讓其寫實顯出寫實本有的力量。」<sup>30</sup>由此可見，陳滅認為阿藍的詩以「寫實」為詩的力量，而巧合的是，阿藍與他一樣，不但不礙於流行曲與文藝之間的「隔閡」，更拒絕這樣的一種隔閡。筆者認為，當陳滅論阿藍的詩是「寫實」的同時，其實間接反映了陳滅如何看待自己的詩，在他的詩中以「歌」作為意象者，大都有關於社會荒謬對生活的異化，同時，他未免文學所謂之「俗」，刻意以流行曲入詩作為意象，甚至是以詩呼應流行曲。這樣的手法和想法，無疑都與阿藍對社會實況的忠實表現相乎，都是貼近社會實況，拒絕站在文藝的高台之上去看普羅大眾的生活，而歌的意象於陳滅

<sup>27</sup> 歌詞詳見附錄：夏韶聲：〈說不出的未來〉，礙於篇幅，正文不多詳述歌詞。

<sup>28</sup> 夏韶聲唱，李壽全曲，劉卓輝詞：〈說不出的未來〉，香港，1988年

<sup>29</sup> 陳滅：〈說不出的未來——回歸十年紀念之一〉（作於2007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馨文化有限公司，2017年6月，增訂再版），頁55。

<sup>30</sup> 陳滅：〈虛實的超越：再論阿藍〉載於《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8月初版），頁197。

「生命的掙扎」而言，是「入世」的一面，以貼近眾人生活作為詩的題材，以詩表現眾人的生活。例如〈說不出的未來〉：

世界就是這樣，不用問，還要這樣繼續下去  
不會有我們的歌或城市的歌，什麼改變了都不用問  
寬頻人、信用人、保險人、問卷人還有電器人和車牌人  
夜了是時候收起易拉架廣告，變回自己來嘯聚  
這裏是旺角，西洋菜街、通菜街、豉油街  
夜了會有更多十年前的人，透過選曲機去想像  
昔日曾唱過那說不出的未來；但未來已變成一張合約  
教我們記着那條文、那趨勢、那回贈  
誰都知道那世界的底蘊，誰都不在乎  
那發展、那廣告、那即將過期的荒謬  
但什麼是荒謬？我們尚要苦思，而我們的機構已把它寫入  
他們為我們編著的合約了，寬頻人、信用人、保險人  
不斷變身的兼職人、瀕臨絕跡的文字人  
一切不由自主的教育人，可否與即將到期的生命相約  
去簽另一份約，還是去喝一杯，何妨再變回一個人  
（創作於 2007 年）<sup>31</sup>

首五句，陳滅以職業作為對旺角裡上班的普通人的稱呼，例如「寬頻人與保險人」。這是把社會對人的定型與異化，透過以人的工作去看待人的身份表現出來，陳滅說「不會有我們或城市的歌」，反映了沒有能夠書寫這群人的文學，也沒有人為他們歌唱，但他們卻是大眾的一員，是大众的縮影。陳滅以對人的刻意異化與定型，來表達大眾的營役不被重視不被紀錄的事實。第六句開始，陳滅以「歌」作為意象，象徵於社會荒謬面前，流行樂曲與「酒」使人擁有變回自己的權利，也意味與社會異化抗衡的掙扎。所以對陳滅而言，「歌」的意象，是「生命的掙扎」的普遍化和以「入世」的態度去排拒荒謬。陳滅以流行曲的通俗作詩，正如阿藍經營詩的思維一樣，把普羅大眾的「生命掙扎」不加以修飾地放入詩中。陳滅與阿藍一樣，以貼近實況的態度來書寫普羅階層的生活。陳滅更加利用「歌」所象徵的通俗「入世」作為詩的主題與意象，來書寫社會荒謬對大眾的異化。陳滅的「歌」最典型的象徵是與「抽離」相對的「入世」，在對社會的觀察中，他把自己的「生命的掙扎」投放在大眾身上，以書寫大眾「生命的掙扎」來批評社會的荒謬，並從中建構出與我城命運交融的詩感，他拒絕以「抽離」的狀態來書寫自己「生命的掙扎」中的堪虞，同時否定詩的文學性對普羅大眾的隔絕和抽離。

<sup>31</sup> 陳滅：〈說不出的未來——回歸十年紀念之一〉（作於 2007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馨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55。

「歌」的意象如上述提及，它其中一個特性對於「生命的掙扎」而言，是把掙扎的指涉擴大，讓掙扎不止於個人的慘情，更推向與社會大眾互相呼應，正如葉輝所說的「獨唱的眾聲」，也如洛楓所說：

陳滅的詩歌，也同樣具備了這些聲音多重交響的特性，有時候，詩人會隱身於城市光怪陸離的現象背後，在羅列景觀之中透視個人批判的視角，但這種視角，通常都是寂寞的、孤絕一人的，是為了對抗大環境的愚昧與偏差而來的『獨唱』，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軍作戰。另有一些時候，詩人卻會化身為眾多的角色人物，試圖從不同城市人或參與者的口中敘述不同的故事，或故事的不同層面，這就是所謂的『眾聲』，讓各有差異的處境，匯合而成眾生的圖譜，讓讀者逡巡其間，自行代入、領會、感受和判斷。<sup>32</sup>

雖然洛楓對《市場，去死吧》的分析在於社會文化與政治抗爭的層面，與本文不盡相同，但對於上述的分析與見解，筆者是認同的。葉輝與洛楓，兩人對陳滅詩的見解都各有特色，前者以藝術手法作為分析居多，後者以社會政治文化為主，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以「歌」與「音樂」去看待陳滅的詩歌，他們都以「眾聲」與「獨唱」去形容陳滅的詩歌，雖然洛楓的用字，很可能是承襲了葉輝，因為他在分析文章中引用了葉輝為詩集寫的序，但這也反映了洛楓認同這樣的說法與見解。正如上文提出，「歌」的意象是趨向於「獨唱的眾聲」，其中的重點是在於「眾聲」，就如本文所說的「入世」一樣，陳滅把詩的「歌」經營為流行曲一般，以它的通俗與詩歌的「雅」互相混融，而「歌」之目的就在於拒絕建制對事物的定型與預設，這跟阿藍的思想是一樣的。陳滅對於詩被視作為小眾，或因其文藝性與抽象而被排拒，有這樣的看法：

在此理解上，把詩與火柴連繫，也重現了一種從實用到無用而唯其無用才成就了藝術的過程，火柴以其「無用之用」襯托出詩歌的本真，更由此對質疑詩歌無用、小眾、不普及的聲音作出拒絕順應的反詰。舊制式無法與新科技的方便比擬，但其「本真」永不能取代，此所以音樂迷對黑膠唱片總懷着崇敬般的珍愛。把唱片從正方形紙封套取出，放在唱盤上邊轉動邊用細小毛刷除塵，再輕輕放下唱針，來自坑洞的音樂接近本源、喚回已逝時光，也滌蕩情志，聽黑膠唱片已成了一種明淨心靈的音樂儀式。<sup>33</sup>

<sup>32</sup> 洛楓：〈詩說香港——論『後九七』景觀與陳滅的『抗世詩學』〉（寫於2009年2月28日），載於陳滅：《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年6月，增訂再版），頁238。

<sup>33</sup> 陳滅：〈詩的燃料〉，載於《抗世詩話》（香港：Kubrick書店，2009年7月），頁163。

他表明自己拒絕順從「質疑詩歌無用、小眾、不普及的聲音」，這與他對阿藍的看法一樣：詩的意義是拒絕定型事物或被建制去定型，就如黑膠唱片一樣，追求的是「本真」是靈魂，而且更拒絕把詩歌於「人」的生活中抽離。因此，在「歌」象徵普及與拒絕定型之下，陳滅把自己的掙扎與我城命運之間的共鳴，化為「流行曲」來呼應着「眾聲」，以詩歌與流行曲給合，從而成為「獨唱的眾聲」，這是他把「生命的掙扎」投放到社會人事物之上所產生的共鳴感，他以詩歌象徵的純美，為屬於「眾聲」的「生命的掙扎」作出「獨唱」。

除了以「流行曲」作為詩的主題骨幹之外，陳滅亦利用「歌」所象徵的「循環往復」音樂感來表現「生命的掙扎」中的「徘徊」。在《市場，去死吧》之中，「歌」的意象大都營造出「徘徊」、「循環往復」的詩感，以〈七一狂歌——回歸十年紀念之四〉（下稱〈七一狂歌〉）為例：

記得那七一的歌，記得那甜美  
唱得昂揚，有時婉轉地在人群裡流轉出  
對人群、自己那怕是對世界的幻想  
語言列隊前進，向前進  
輪到前面歌唱了，卻又繞到後面

記得那七一的歌，記得那甜美  
像燭火充滿了期限，那微晃的呼求  
那妥協，那七一的歌仍是個傳奇  
像一首太高音的歌，唱不準  
達不到那音階，但我們都渡過了七一

唱不準，有時差點達到了  
也許只是個想像，一種夢幻  
我們唱過，我們也唱不準  
這是否算是音樂？是否我們的香港  
像流浪藝人每天到不同車站，憂傷地  
唱出金曲一般的預言，而我們仍舊麻木

記得七一的歌，記得那甜美  
我們的故事卻恰好背離，像一面鏡  
向前的人們已一一走進鏡內  
掏出相反了的紙幣，購買相反了的世界  
纍纍增生的負債。消失的家庭在照片中  
在重建和生命的倒數中依然狂歡、起哄

記得那七一的歌，唱過了又重頭再唱  
不想唱又不由自主地唱，如此的七一更接近現實  
九七消逝，依稀又前面，像一個碼頭  
回到七一比十年更早的起點，是否歷史  
是否現實都像一種懷舊，還是荒謬？

永無法追回，如果七一已經逝去  
我們靠觀看電視來降低心智或喚回那七一  
歌聲混和大雨更像濃霧，到處是互相告別的人群  
再重遇已到二千，時代不壓迫是我們強迫自己平庸  
如果七一像森林可以燃燒，我們卻已濕透  
燒不著，只記著那七一的歌，記著那甜美  
而我們的故事，總恰好背離……

（創作於 2007 年）<sup>34</sup>

〈七一狂歌〉是將七一遊行化為一首眾人合唱的歌，陳滅刻意安排「歌」成為七一遊行的象徵，並把「歌」用來作為貫通全詩的意象。於香港的政治抗爭模式之中，歌唱是每每出現的，由八九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每年的七一遊行示威，到近年的「雨傘運動」，當中都不乏示威者為自由民主等目標高歌。<sup>35</sup>而陳滅利用「歌」的「循環往復」音樂感作為「七一」的意象，例如第一段的「輪到前面歌唱了，卻又繞到後面」與第五段的「記得那七一的歌，唱過了又重頭再唱／不想唱又不由自主地唱，如此的七一更接近現實／九七消逝，依稀又前面，像一個碼頭／回到七一比十年更早的起點，是否歷史／是否現實都像一種懷舊，還是荒謬？」，而且第一、二、四段都以「記得七一的歌，記得那甜美」開始，整個詩境就如一首「流行歌」一樣，「唱過了又重頭再唱」，由此，建構出循環往復的意境。這樣的意境，呼應着「『七一遊行』每年都是為了同樣的理念抗爭而進行的特性，正如第四段「……我們的故事卻恰好背離，像一面鏡／向前的人們已一一走進鏡內……」陳滅對「抗爭運動」的重復，產生了一種無力而且徘徊的感覺。陳滅利用「歌」來象徵或營造「循環往復」的節奏，從而塑造出與「生命的掙扎的無力感」相呼應的「徘徊」詩境。

以「歌」塑造的「徘徊」詩境還有另一個面向，這個面向與〈七一狂歌〉那種對「社會」和「眾聲」的關注有所不同，這一面更着重於陳滅在「生命的掙扎」

<sup>34</sup> 陳滅：〈七一狂歌——回歸十年紀念之四〉（作於 2007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磐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60-61。

<sup>35</sup> 筆者於此，曾聯想到「民主歌聲獻中華」會否就是陳滅之所以以「歌」去表現「掙扎」與「抗爭」的起源，但由於無從考究，故只在此輕輕帶過。

中所感到的「無力」與「徘徊」，就像葉輝所指的「眾聲裡的獨唱」一樣，以〈流浪藝人〉為例：

.....

有一名歌手反覆歌唱，同時伴奏  
陣風吹拂不由自主的罐頭  
扭曲金屬在地面間歇滾動的聲音  
半乾半硬的歌詞浸泡在冷水裡  
逐漸軟化，仍聽得出原初的抵抗  
深綠眼睛思索中緊閉  
又泛動，再偶現那麼輕淡淺笑  
樂曲沉沉中轉趨熱烈，又稍停頓  
讓一切的最後緩緩寂寂地持續下去

已倦歌手頹坐，結他替代他奏下去  
沒有觀眾但有鼓擊、鈸響徒勞協和  
手搖鼓替代喧囂而寂然的社會  
搖動出碎片微細的聲音，在車站前  
伴隨暗燈為夜歸路人作伴奏  
鋼琴、弦樂協和上一個年代  
替換力竭的今時把剛結束的往日  
連同入睡樂迷把零星掌聲持續下去

.....

（創作於 2006 年）<sup>36</sup>

「藝人」不斷地歌唱，一直重複演唱，唱不下去就由樂曲來代替，然而並沒有任何人在傾聽。「歌」所象徵的「徘徊」，由藝人重複的演奏來表現，從〈流浪藝

---

<sup>36</sup> 陳滅：〈流浪藝人〉（作於 2006 年）《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6 月，增訂再版），頁 124-125。

人〉中的「陣風吹拂不由自主的罐頭」，可以看出詩人對「罐頭」所象徵的「食物」感到的是「不由自主」，而「食物」象徵「維持生命」，所以詩句所表現出的，是詩人對生活感到的無力與虛浮。在詩句「半乾半硬的歌詞浸泡在冷水裡／逐漸軟化，仍聽得出原初的抵抗」與「沒有觀眾但有鼓擊、鈸響徒勞協和／手搖鼓替代喧囂而寂然的社會」當中，陳滅以詩中的藝人自況，他重複地演奏，即使沒有任何聽眾，他也依然堅持演奏，就如上文論及，陳滅早年的生命際遇坎坷，但他也沒有放棄「純美的追求」，他把「生命的掙扎」投射在詩中，正如「半乾半硬的歌詞浸泡在冷水裡／逐漸軟化，仍聽得出原初的抵抗」，當中所指的「歌詞」也就是詩的詞句，「浸泡在冷水裡／逐漸軟化」暗示面對時間的流逝，詩中的強硬難免會因時代變遷而漸漸「變軟」，而「仍聽得出原初的抵抗」表現了詩人放在詩句中的「抵抗」和「生命的掙扎」是不變的，依然能被他人「聽」得出來。這樣的「歌」象徵了陳滅對詩的執着，在面對生活的衝擊下感到無力而且徘徊重複，因而這樣的「執着」在堅持與衝擊之間造成徘徊的掙扎。這樣的象徵，就是「眾聲裡的獨唱」，書寫的是陳滅的生命經歷，是「歌」的意象的另一個面向。

### 結語：意象與陳滅的「香港詩話」

正如本文引言與文獻回顧所論及，學界與坊間對陳滅的詩，大都以「社會文化」或「政治抗爭」作為切入點，本文並非不認同這樣的切入，只是這樣的切入已經有不同的評論文章採用，而本文希望為分析陳滅的角度開闢新的面向，所以本文以意象作為切入，探討的不再是「社會」與「政治」，而是陳滅的生命與詩歌。陳滅對政治抗爭的關注，令大部分的分析文章都重視這種層面。然而本文認為陳滅的詩之重點不在於「抗爭」，而是「抗爭」背後的「掙扎」。對陳滅的詩進行分析時，很容易被他「抗爭」的一面吸引，因而集中於和「抗爭」有關的陳滅詩作，卻忽略了陳滅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其實他也像其他文學人，以至大眾一樣，也有他的生活與生命的經歷。加上本文在「煙」、「酒」與「歌」的意象中發現了陳滅「生命的掙扎」隱藏於「抗爭」背後，所以本文以「生命的掙扎」去分析切入《市場，去死吧》詩集。

陳滅以「煙」、「酒」與「歌」的意象，創作不同的詩歌。他為生命與社會的荒謬所作出的反抗，成為了他「生命的掙扎」的痕跡。在生命的挫敗與社會的荒謬前，堅持理念絕不輕易。而陳滅不但堅持，更將堅持反映在詩歌之中，本文論述的三種意象塑造了他的堅持，紀錄了他為堅持所作出的犧牲，也與他「生命的掙扎」互相映照，形成了陳滅獨特的詩風。這種掙扎其實同樣存在於每一個堅持藝術，拒絕順從建制的香港文學人身上。

陳滅的「生命的掙扎」與我城（香港）的命運產生共鳴，是在於他對我城的熱愛。他對我城存有愛，因此對於我城近二十年的轉變產生排拒，作出抗爭與呼喊，洛楓以「抗世詩話」去形容陳滅的詩，而本文更傾向用「香港詩話」去形容陳滅的詩，他之所以「抗世」並非憎恨世界或我城，反之從他的掙扎中可以看到他對我城存在着愛，所以才會與我城的命運產生共鳴；他並非指責我城於他生命所留下的傷痛，而是為他所熱愛的我城作出共鳴的呼喊。因此本文以「香港詩話」去形容陳滅的詩作。也望本文對陳滅詩作中「煙」、「酒」與「歌」的意象分析，能為學界帶來新的思考面向，從陳滅的個人生命經歷，去看待他的詩作，再把詩作與我城的呼應放大來看待我城的命運。

全文完

## 參考書目與文獻

### 書籍

陳滅：《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年6月，增訂再版

陳滅：〈虛實的超越：再論阿藍〉載於《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8月初版

陳滅：《單聲道》，香港，東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陳滅：《抗世詩話》，香港，Kubrick書店，2009年7月

### 評論文章

洛楓：〈詩說香港——論『後九七』景觀與陳滅的『抗世詩學』〉，寫於2009年2月28日，載於陳滅：《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年6月，增訂再版

葉輝：〈「孤絕的反抗」與「消極感受力」〉，寫於2008年12月，載於陳滅：《市場，去死吧》，香港，石磬文化有限公司，2017年6月，增訂再版

### 網絡資源

周邦彥：〈賦格曲〉，《中華百科全書（典藏版）——音樂》，民國72年（西元1983年），<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7400>，讀取自2018年3月22日

夏韶聲唱，李壽全曲，劉卓輝詞：〈說不出的未來〉，香港，1988年，檢自  
<https://tw.18dao.net/%E9%9F%B3%E6%A8%82%E6%AD%8C%E8%A9%9E/%E5%A4%8F%E9%9F%B6%E8%81%B2/%E8%AA%AA%E4%B8%8D%E5%87%BA%E7%9A%84%E6%9C%AA%E4%BE%86>

## 附錄

附錄一：文獻閱讀所得紀錄表格

篇名	作者	內容大要	閱後所得
〈詩說香港——論「後九七」景觀與陳滅的「抗世詩學」〉	洛楓	<p>以政治角度切入，分析及解讀了詩集中對「九七」的反思及抗爭的絕望，當中有「陳滅的『社區文學』與『本土意識』」、「『七一』的文化語境」、「『非人性化』的城市經濟」，以及「『歷史』的倒塌」五個分析切入點。五個分析切入點也以「九七」香港社會發生的政治事件作為導讀及論文的主體，以《市場》中的一連串有關的詩，串聯為九七年後的香港政治社會「片段」。當中提及多件「九七後」事件，如「七一遊行、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兩件政治事件，解讀了陳滅《市場》詩集的政治抗爭，對回歸後社會的反應，以至與香港社會回歸後所受到由政府施加的政治專權抗衡。指出陳對事件的高度參與，而且後發的詩也是與香港本土歷史相互交連，作者以「本土主義」去剖析陳的詩歌，視陳的詩為「後九七」詩學，詩中對社會文化發展具有反思的啟發及思考，而且成就了陳特殊的「『後九七』詩學」，他指出陳對各種「重建」的項目中的反思中可見，陳用詩，用他稱之為「社區文學」的文學書寫手法去為「被邊緣化、被刻意抹殺的香港本土文化」發出反抗的聲音。又指出陳對與以詩「抗世」的態度其實相當明白，詩，改變不了時局，但仍然可流傳後世，對此，作者認為陳為時代、為抗爭、為本土文化以詩作為載體，讓時局議題流傳下去，是陳的「抗世」態度及選擇的手法。然而，作者指出陳對回歸十年以來的歷史與抗爭，是感到無奈的，無奈不管抗爭怎樣，城市都沒有任何改變，回歸後的社會依然未能吸取經驗，</p>	<p>作者洛楓以政治角度切入的確剖析出陳《市場》詩集的主體脈絡，也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可從政治抗爭與「抗世詩學（社區文學與本土意識）」入手分析陳的詩。然而，卻與本文的總研究方向——意象分析及探討未有很大的關聯或啟示。</p>

		反而越發越混亂。	
〈「孤絕的反抗」與「消極感受力」〉	葉輝	<p>葉輝以城市的「死亡賦格」去看待《市場》中的〈灣仔老街〉、〈回歸十年〉（包括七一）與〈垃圾〉等系列的詩，他指出陳是「他的保羅策蘭」，陳的詩是「那是城市森林裡靜默而龐沛的聲音及其回響，本質就是一種『孤絕的反抗』」他認為「孤絕的反抗」是陳的詩學主義，他形容陳的詩是「城市化了的 Waldeinsamkeit（森林孤絕）<sup>37</sup>」，而且是一種「更深層的反抗」，更接近於「濟慈的『消極感受力』」，他在陳的詩歌中聽出了「獨唱的眾聲」與「眾聲裡的獨唱」，分別反映了為民眾為文化反抗的面向，與陳對「『惡之平庸』的『否定性』」的反抗。</p>	<p>作者以更哲學的角度去剖析《市場》，當中提到了「煙、酒」的意象，他指出與《低保真》相似，陳的詩更似歌，更似黑膠唱片，復刻了「老好日子」的詩集，而《市場》卻不止於懷舊，亦不止於社會「反抗」，而是對城市的思考，詩人在城市的框架局限中的自由精神，以令詩人對世界作出「反抗」與回應。</p> <p>此文與本文的主要探究有不少關連，葉輝也在《市場》中看到了「煙、酒」他更指出了「煙花與垃圾」，而且他指出的「Waldeinsamkeit（森林孤絕）」比喻了陳在《市場》中的詩是他對社區，對香港的「提問」，而社會對他作出了「回應」，這些詩就是記載這些「提問與回應」而生。在葉輝的論述中，可見陳的詩中對「煙、酒」的應用是非常鮮明，葉輝更以「黑膠唱片」去比喻陳的另一詩集——《低保真》，點出了陳的詩「保存了老好日子」也點出了陳的詩就如音樂一樣。本文亦以「歌」作為「酒、煙」以外的另一個意象去探討《市場》詩集，</p>

<sup>37</sup> Waldeinsamkeit（森林孤絕）照葉輝的解釋是「詩人向森林深處呼喊，森林便以回音向詩人回應；這『森林孤絕』不完全是浪漫主義的，甚至不完全是孤絕，它是一個與詩人同在的反抗的聲音」

附錄二：〈說不出的未來〉的歌詞

夏韶聲唱，李壽全曲，劉卓輝詞：〈說不出的未來〉歌詞，檢自

<https://tw.18dao.net/%E9%9F%B3%E6%A8%82%E6%AD%8C%E8%A9%9E/%E5%A4%8F%E9%9F%B6%E8%81%B2/%E8%AA%AA%E4%B8%8D%E5%87%BA%E7%9A%84%E6%9C%AA%E4%BE%86>

歌詞：

霧裏看都市 憂傷與灰暗  
人們在抱怨天氣 互說風  
我對你傾訴 但充滿了隔膜  
似是我故作寂寞在一角  
愛上了電視 不需要思索  
模糊面對工作 日夜去奔波  
偶爾看出戲漆黑裏歡樂  
愛上你那歌曲天天播  
曾話過 賽馬不禁跳舞自由  
曾話過 這裏不變我會逗留  
你問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那個要包裝 青春與奔放  
誰高呼空虛 觀眾便心醉  
我聽到歌聲 醫不了饑餓  
上帝愛你跟他去天國  
誰做錯 世界到處有難民  
誰做錯 你要降世救罪人  
你問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今天我知 鄉村變了都市  
今天也知 文明原來是這樣  
告訴我 你會叫喊與淚流  
告訴我 這個世界叫地球  
告訴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告訴我 你會奮鬥到盡頭  
告訴我 看到了自由  
告訴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附錄三：《市場，去死吧》「煙」、「酒」與「歌」的意象詩名表

(內有重複者，則該詩具兩個或以上的意象，粗體者為正文討論的典型例子)

意象類別	詩名	詩的頁碼
煙	〈酒徒的飛升〉	頁 42-43
	〈七一的紙錢〉	頁 68-69
	〈昨夜渡輪上〉	頁 76-77
	〈 <b>煙話</b> 〉	頁 82-83
	〈北角之夜〉	頁 90-91
	〈香港再見〉	頁 92-94
	〈半分的星光〉	頁 108-109
	〈開始夜了〉	頁 113-114
	〈酒後趕路〉	頁 146-147
	〈煉獄人間〉	頁 161-164
	〈風的標語〉	頁 206-207
酒	〈 <b>酒徒的算術</b> 〉	頁 40-41
	〈 <b>酒徒的飛升</b> 〉	頁 42-43
	〈明天的開關〉	頁 62-63
	〈香港的詩歌〉	頁 66-67
	〈昨夜渡輪上〉	頁 76-77
	〈時代無形〉	頁 86-87
	〈夜了〉	頁 115-116
	〈……還是夜了〉	頁 119-120
	〈酒後趕路〉	頁 146-147

	〈舞吧舞吧〉	頁 151-152
	〈殘缺的和聲〉	頁 157-160
	〈煉獄人間〉	頁 161-164
	〈顛倒的明暗〉	頁 165-166
	〈垃圾的研究〉	頁 174-175
	〈垃圾的形狀〉	頁 176-177
	〈詩與嘔〉	頁 190-191
	〈小巴之戰〉	頁 200
	〈玻璃列車〉	頁 201-202
	〈風的標語〉	頁 206-207
歌		
歌	〈酒徒的飛升〉	頁 42-43
	〈幻景十四行〉	頁 46-47
	〈晚間劇場〉	頁 48-49
	〈流浪歌手〉	頁 50-51
	〈寫實的幻景〉	頁 51
	〈說不出的未來〉	頁 54-55
	〈七一的一課〉	頁 58-59
	〈七一狂歌〉	頁 60-61
	〈明天的開關〉	頁 62-63
	〈昨夜渡輪上〉	頁 76-77
	〈馬路天使〉	頁 78-79
	〈時代之風〉	頁 84-85
	〈時代無形〉	頁 86-87

	〈北角之夜〉	頁 90-91
	〈萬華鏡〉	頁 95
	〈過期雜誌〉	頁 102-103
	〈賭徒日誌〉	頁 106-107
	〈紙收音機〉	頁 110-112
	〈夜了……又破曉〉	頁 117-118
	〈……還是夜了〉	頁 119-120
	〈白牆〉	頁 121-122
	〈流浪藝人〉	頁 124-126
	〈虛構的終站〉	頁 133-134
	〈列車之光〉	頁 142-143
	〈煉獄人間〉	頁 161-164
	〈顛倒的明暗〉	頁 165-166
	〈顛倒的明暗〉	頁 165-166
	〈垃圾的研究〉	頁 174-175
	〈垃圾的形狀〉	頁 176-177
	〈舊樓塌下前〉	頁 182-183
	〈日出的虛幻〉	頁 186-187
	〈不散〉	頁 188-189
	〈詩與嘔〉	頁 190-191
	〈喝采〉	頁 204-205
	〈風的標語〉	頁 206-207

附錄四：《市場，去死吧》有關「煙」「酒」與「歌」的意象截取表格全表

(以意象的詩句及詩段作節錄，符號「／」表示的是所節錄的詩段於前或後還有內容，只是編幅所限不一一摘錄；粗體為筆者分析時著眼的詞句。)

卷目	詩題	包含意象的文本詩句	汲及的意象
卷一 十四行集(上 篇)	〈酒徒的算術〉 頁 40-41	<p><b>冰冷酒瓶</b>與空氣相會 接觸而<b>凝結水點</b> 我用<b>指頭</b>劃出了一道 <b>通往理想的鐵路</b></p> <p>直至<b>水點積聚</b>，再逕自流下 <b>紅酒</b>諄諄善誘我學做人 幸有<b>白酒</b>勵詞勸阻</p> <p>什麼是不可理解的？ <b>啤酒</b>翻譯我的生活 <b>嚐不出酒精</b>，都是<b>起泡</b></p> <p>什麼是不可計算的？ <b>酒精的度數</b>像<b>電費單</b> 給我們一一量度出 <b>偽假、背棄和荒謬</b></p> <p>「如果<b>喝酒</b>是痛苦的……」 改寫的方法是： 如果<b>喝酒</b>是<b>虛構的</b> 那就自己變作<b>超現實</b></p> <p>或如果<b>世界</b>是<b>荒謬的</b> 那就幻想它是一瓶<b>假酒</b> 喝下去，這是什麼？ <b>紅酒</b>混和嬉笑，我只想嘔</p> <p><b>酒精</b>教我們年輕又世故 什麼是不可思議的？<b>喝夠了</b></p>	酒



	<p>〈晚間劇場〉 頁 48-49</p>	<p>/</p> <p>生命進出，理念淡出又淡入 <b>夜班工人與看更人逐一歌唱</b></p> <p>/</p> <p>一具簡陋的雕塑，我們出入的大廈 不知為什麼燈亮為什麼而燈滅 它的升降它的浮沉如<b>起伏的歌唱</b></p> <p>/</p>	歌
	<p>〈流浪歌手〉 頁 50-51</p>	<p>路人經過，無法不急步還是慶幸 有<b>歌聲</b>替代自己<b>流浪</b>，但那<b>金曲</b>是否 過於<b>傷感</b>的<b>歌詞</b>有點<b>婉約</b>也太相近 不符合這時代的<b>粗暴</b>難怪這歌手</p> <p>/</p> <p>獅子已皺摺，塑膠紙幣的圖樣比詩更抽象 <b>紫荊</b>堅硬但歌手知道<b>另一面</b>只是<b>零散</b>的<b>淚</b> <b>路人</b>忽然聽懂了他的<b>歌</b>也來自<b>銀幣</b>的反面 人們<b>上班</b>人們<b>轉眼</b>又<b>下班</b>開展<b>莫名</b>的<b>流浪</b></p> <p>流浪人唱把失業就像城市新增了假期 夢想般的明天在家的反方向又再相見</p>	歌
	<p>〈寫實的幻景〉 頁 51</p>	<p>/</p> <p>一張日曆，從整座都市的時光錄像 看見<b>夜班</b>列車的呼嘯更像<b>一聲</b>歌唱 只換取<b>往返</b>車廂的人們，<b>一聲</b>呵欠</p>	歌
<p>卷二 <i>流浪到七一</i></p>	<p>〈說不出的未來〉 頁 54-55</p>	<p>什麼是未來？我們尚要等待，但他們的公司已先抵達 他們為我們設計的未來了，寬頻人、問卷人、保險人 是時候<b>回家</b>，還是去<b>唱 K</b>，<b>喝一杯</b>，<b>還原</b>為一個人？ 世界就是這樣？時代換了什麼型號，電器人？ 購物人已結業，自由行已打烊了，旺角才更抖擻 信用人要不要提供優惠給寬頻人？問卷人互相詢問？ 誰都知道那不是真正的調查，誰都不在乎 這裏是旺角，西洋菜街、通菜街、豉油街</p>	歌

		<p>從一九九七出發，經過九九、零三，還有什麼新聞？ 只有十年前的人，留下將來的形狀，一些新聞</p> <p>永遠都有煙花，但霓虹為什麼閃爍，又缺了筆劃？ 那倒閉店舖的招牌仍高掛著，多少年了？ 有時在雨中忽然閃過，那沉睡的霓虹更像幽靈 叫人們永遠記着那店舖，那碩大的形狀 現在只低聲地唱，K 歌人，選曲機中有沒有 作給寬頻人、信用人、保險人、問卷人的歌？ 夜了他們已收拾行當，結束獻給這時代的一切宣傳 那優惠、那贈品、那未來？那數字、那不得已的誘騙</p> <p>世界就是這樣，不用問，還要這樣繼續下去 不會有我們的歌或城市的歌，什麼改變了都不用問 寬頻人、信用人、保險人、問卷人還有電器人和車牌人 夜了是時候收起易拉架廣告，變回自己來嘯聚 這裏是旺角，西洋菜街、通菜街、豉油街 夜了會有更多十年前的人，透過選曲機去想像 昔日曾唱過那說不出的未來；但未來已變成一張合約 教我們記着那條文、那趨勢、那回贈 誰都知道那世界的底蘊，誰都不在乎 那發展、那廣告、那即將過期的荒謬 但什麼是荒謬？我們尚要苦思，而我們的機構已把它 寫入 他們為我們編著的合約了，寬頻人、信用人、保險人 不斷變身的兼職人、瀕臨絕跡的文字人 一切不由自主的教育人，可否與即將到期的生命相約 去簽另一份約，還是去喝一杯，何妨再變回一個人</p>	
	<p>〈七一的一課〉 頁 58-59</p>	<p>七一離去，七一又回來，雨季約來訪 聽不見雷聲，只見腳步、標語和戰歌之間 那怕只並肩也擦出了閃電，除非土地都軟化 抓住遊行者的雙足，如浮沙深陷下去 ／ 七一離去，七一又回來，再上一次課 再唱一次與社會相反的校歌，那麼勵志</p>	<p>歌</p>

		<p>那麼殘酷，教我們真正認清了現實，七一如同校歌 潛藏巨大的反抗，為什麼當時並不覺得 教育催生的崇高，最終教我們反抗著去講授 殖民時代永遠更精美，也更昂貴的課本 ／</p>	
	<p>〈七一狂歌〉 頁 60-61</p>	<p>記得那七一的歌，記得那甜美 唱得昂揚，有時婉轉地在人群裡流轉出 對人群、自己那怕是對世界的幻想 語言列隊前進，向前進 輪到前面歌唱了，卻又繞到後面</p> <p>記得那七一的歌，記得那甜美 像燭火充滿了期限，那微晃的呼求 那妥協，那七一的歌仍是個傳奇 像一首太高音的歌，唱不準 達不到那音階，但我們都渡過了七一</p> <p>唱不準，有時差點達到了 也許只是個想像，一種夢幻 我們唱過，我們也唱不準 這是否算是音樂？是否我們的香港 像流浪藝人每天到不同車站，憂傷地 唱出金曲一般的預言，而我們仍舊麻木</p> <p>記得七一的歌，記得那甜美 我們的故事卻恰好背離，像一面鏡 向前的人們已一一走進鏡內 掏出相反了的紙幣，購買相反了的世界 纍纍增生的負債。消失的家庭在照片中 在重建和生命的倒數中依然狂歡、起哄</p> <p>記得那七一的歌，唱過了又重頭再唱 不想唱又不由自主地唱，如此的七一更接近現實 九七消逝，依稀又前面，像一個碼頭 回到七一比十年更早的起點，是否歷史 是否現實都像一種懷舊，還是荒謬？</p> <p>永無法追回，如果七一已經逝去</p>	<p>歌</p>

		<p>我們靠觀看電視來降低心智或喚回那七一  <b>歌聲混和大雨更像濃霧</b>，到處是互相告別的人群  再重遇已到二千，<b>時代不壓迫</b>是我們<b>強迫自己平庸</b>  如果七一像<b>森林可以燃燒</b>，我們卻已<b>濕透</b>  <b>燒不著</b>，只記著那七一的歌，記著那<b>甜美</b>  而<b>我們的故事</b>，總恰好背離……</p>	
	<p>〈明天的開關〉  頁 62-63</p>	<p>／  <b>食物如同一切抗議都有毒</b>，到那裡去<b>購買</b>  一種<b>國際的語言</b>？到那裡去<b>尋求</b>  一滴<b>錯誤的酒精</b>、一瓶<b>味苦的滴露</b>？  消解了到處<b>深藏的毒</b>，在手邊  ／  鑽土機的巨響從白天持續至夜  那種<b>失聲的興奮</b>如<b>被迫聽K歌</b>  而<b>你作的歌</b>一直都由別人代唱  有時工作，如同生活也是這樣  ／</p>	<p>酒  歌</p>
	<p>〈香港的詩歌〉  頁 66-67</p>	<p>／  寫一些沒有人承認的詩，只有自稱  還要自辯，<b>為失去的觀念作定義</b>  在文字裡，<b>那相信</b>，如<b>啤酒浮動氣泡</b>  明天好像一座建築，誰知道那<b>巍峨的期限</b>  原來也是明天。這是誰的語言？  誰的生活、誰的年齡？下雨了  還有更多<b>細碎的觸感紛紛下降</b>  誰有雨傘？還有一些<b>沾附窗邊</b>，那水滴  它們不用自辯，尋求空氣的承認    <b>酒是什麼總比生活簡單</b>  <b>放棄詩歌就自動還原為正常</b>  看不出什麼是<b>瘋狂</b>，也許已經<b>成癡</b>  什麼是正常？這城市總是正常  它說它沒有解決不了的事  兩文三語，全球化市場消化了壞消息  ／</p>	<p>酒</p>
	<p>〈七一的紙錢〉</p>	<p>就象<b>香港燃燒香燭紙錢</b>給先人</p>	<p>煙</p>

	頁 68-69	灰燼裡飄出什麼細看是翩翩黑蝶 我們伸手去抓，像呼喚遠去友人	
卷三 昨夜渡輪上	〈昨夜渡輪上〉 頁 76-77	抵達內心破落而信實的碼頭 僥倖登上了船，在昏黃混沌底層 看著香港酩酊復搖晃 朋友靠在欄杆抽煙 雙手擱在褲袋裡踢空罐頭 ／ 為什麼欲語又嗚咽 朋友清醒地剖析自己 唯小輪酩酊復搖晃 已說不出完整詞句 ／ 慢慢多飲至醺醉 朋友知道真的不容易 在合照的閃燈中咳嗽 在收音機微聲的舊曲裡 認出一個放棄了的自己	酒、 煙 及歌
	〈馬路天使〉 頁 78-79	稍稍滾動再吹至馬路中央 被巨大的貨車重重輾過 這就是我們先行者的路？ 好像忽然明白了些什麼 昂揚歌唱的詞句復轉低沉  另一邊有警車閃光響號	歌

		<p>它等不及我們回復庸碌更腐化          今夜就催促本已短暫的覺醒          催促婉轉覺悟的歌聲，在流逝中          在消褪中扭曲變調再急轉加快          /          從褲袋掏出最後僅餘的愛          台上又鬆開禱告的手          瞥見一點僅餘的光芒，在高台上          唱著分成四音部的聖詩          仍教我們一再告別去</p>	
	<p>〈煙話〉          頁 82-83</p>	<p>對煙說凌亂的話，它會否重組夜色？          尾班列車開出了，夜車都急趕          思想也錯過，軀殼恍恍惚惚          乘著煙霧，遊蕩到觀念的下一站            對煙說憤怒的話，把煙灰留給世界          對煙說堂皇的話，再用力捺熄          狠狠踩在地面，那荒謬卻保持原型          我是散去的霧，它是永不熄滅的香煙            對煙說禁忌的話，它卻把禁忌都留下          語言縮短了，煙霧掩去更多          對煙說等待的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那等待都以燃燒的單位量度</p>	<p>煙</p>

		<p>對煙說疲倦的話，句子散入室中  沾附眾人，疲倦也留下了氣味  柔煙總是縈迴，我只吐出亂雲  單獨地傾斜，難以開口道再見  吸入的一切我都明白  但吐出的到底是什麼？</p> <p>對煙說凌亂的話，它不會重組  可是它的美麗，留下不散的氣味  也許那未吐的煙霧、那吞下的說話  像已說了，日復一日縮短復點燃</p> <p>吸下去，因為都吐出來了  燃點它，只因昨天的熄滅  煙霧相聚圍攏，一句更孤單的話  可以散去了，可以捺熄  等它消散卻不等它燃盡</p> <p>如果靈魂像香煙，可以燃燒……  可是靈魂都沾濕了，燃不著  只有靈魂的等待像香煙一般燃燒  時針縮短了，像煙蒂散佈一地</p> <p>對煙說頹廢的話，它會慢下來  世界的煙灰卻揮之不去，最後一次</p>	
--	--	--	--

		<p>對煙說凌亂的話，說疲倦的話</p> <p>可否把世界熄去，把煙霧留下？</p>	
	<p>〈時代之風〉</p> <p>頁 84-85</p>	<p>旋轉地唱還是嗚咽？為什麼歡樂地憂愁？</p> <p>因為我就是知道，但切莫相信</p> <p>另一把軟語鶯鶯的歌聲，它沒有說</p> <p>風動竹簾，多少信念盈盈步履輕過廊下</p> <p>都被收納又或囚禁在纍纍字海的書頁</p>	歌
	<p>〈時代無形〉</p> <p>頁 86-87</p>	<p>記著，忘記，記著</p> <p>是這裡嗎？看一看</p> <p>還在嗎？苦苦攀上階梯</p> <p>再上一層，再上，不停留</p> <p>街燈還有一段時間才會熄去</p> <p>唱歌的人還在，還在嗎？</p> <p>還在那電力無多的播放器裡</p> <p>唱著、沈寂，唱著</p> <p>／</p> <p>時代變化，還原，又變化</p> <p>像永遠有下一首歌的聲音</p> <p>為什麼記不起的歌詞句句</p> <p>都一一深藏在電力無多的播放器裡</p> <p>唱著，唱著，卻聽不見</p> <p>它無形，摸得著，它無形</p> <p>走下去，是嗎？走下去</p> <p>就只像是喝下去，別過去</p>	歌及酒

		<p>別看，別看，它永遠都在</p> <p>因為你也存在，也看不見</p> <p>還在嗎？可否問一句</p> <p>是這裡吧，還是再看一看？</p> <p>喝下去，凝定，喝下去</p> <p>音樂響起，停頓，音樂又起</p> <p>像永遠，永遠都像有永遠</p> <p>還是它只是一瓶酒，喝不完的</p> <p>喝得完的只是個自己，一個自己</p> <p>奔上了列車，卻只有風景奔前</p> <p>它退後，它根本停頓，它只是退後</p>	
	<p>〈北角之夜〉</p> <p>頁 90-91</p>	<p>在車站等候的煙圈凝聚及吹散</p> <p>夜蟲集結燈下，像聚會的朋友</p> <p>陸續相聚一室，各自談話</p> <p>有時誰人說起故事，吸引了眾人</p> <p>拉一拉衣袖，一下揮手的動作</p> <p>聆聽帶來的歡笑，連結的手</p> <p>長髮靠在窗邊，轉身一看他人</p> <p>注射的目光太靠近熱熾燈泡</p> <p>墜落了，又一隻折翼的燈蛾</p> <p>／</p> <p>附和這老機械的聲音</p> <p>我們談起從前……從前</p> <p>總有那麼多相近的節奏</p>	<p>煙及 歌</p>

		<p>像迴旋又迴轉的鋼琴曲</p> <p>／</p> <p>別過象徵永別的暗藍大字</p> <p>迎來遊樂場般的細碎樂聲</p> <p>在下一站，「從前」下了車</p> <p>我們又接近了明天一些</p> <p>門關上，我們沉默了一會</p> <p>電車開行，仍有樂聲奏下去</p> <p>但我們已找不到適當的言詞再說</p>	
	<p>〈香港再見〉</p> <p>頁 92-94</p>	<p>這刻說再見時</p> <p>前方冒出炒栗子的白煙</p> <p>影子知遁它叫暖和熱</p> <p>還有味道，在夜裡嘗試重組</p> <p>忽然記起的句子和人面</p> <p>下一刻再說再見時</p> <p>身後有追趕巴士的男子</p> <p>他要用等待說再見</p> <p>給一輛用煙霧回以諷刺的</p> <p>紅燈前慢駛的巴士</p>	煙
	<p>〈萬華鏡〉</p> <p>頁 95</p>	<p>音樂奏到尾聲，天色也隨著它淡去</p> <p>行駛中的車窗偶然把我們的臉映入</p> <p>退隱的太陽還未全閤上眼</p> <p>即使在這時鐘沒耐性地趕上前方的一刻</p> <p>雲影在你眼內留駐，再依照固有的速度</p>	歌

<p>卷四 冷門書刊堆 疊史</p>	<p>〈過期雜誌〉 頁 102-103</p>	<p>／ 是我們夜裡催生的反抗 爭辯總是痛苦，就這樣失去了 無法再靠近的歌唱 是不是我寫過的文字 還可以再修改，是不是 還有新的一期，還有人閱讀 已過期的人生 ／</p>	<p>歌</p>
	<p>〈賭徒日誌〉 頁 106-107</p>	<p>／ 晚安，那麼再見了，數字 朋友、書本、飲泣或者歌聲 有什麼分別為著一切的顛倒 只有加快在笑聲中跑著旋轉著 五彩的旋轉盤在榕樹下微風的園中 朋友轉了回來，打一聲招呼給自己 ／</p>	<p>歌</p>
	<p>〈半分的星光〉 頁 108-109</p>	<p>(一) 是遙遠得可以拉回來就好像 向它喊一聲也發出回音 但我們連近處的談話都已丟失 抑壓著的語言教我們量度 星與煙的距離也許還不過現實 沒錯就是只有現實世界更抽象的星座 排例形狀給我們量度出明日</p>	<p>煙</p>

	／		
	<p>〈紙收音機〉</p> <p>頁 110-112</p>	<p>／</p> <p>目光閃閃如電。到處都是你</p> <p>你的舞影，你路過的跡印</p> <p>再歌唱，僅在這暗街一角</p> <p>再歌唱，你輕淡落寞的一曲</p> <p>直至伴奏都零落，我了解</p> <p>你僅有的激情已漸慢</p> <p>在終曲一章幽幽地迴旋復迴旋</p> <p>／</p> <p>我懷疑這世界的另一邊端</p> <p>你我所不認識的角落</p> <p>會有另一人終調準了你的頻道</p> <p>在寂夜裡諦聽，搜索迢遙歌聲</p> <p>在你幽隱又潛藏著能源的語字裡</p> <p>發現當中混和著往昔我的喊話</p> <p>他苦苦調校的你，也包含著我</p> <p>／</p> <p>陽光漸次消隱的室內</p> <p>眨動眼睛替代了星辰，暗燈亮起</p> <p>沙沙歌聲未失婉轉如牆影</p> <p>相信在從未知悉的角落裡</p> <p>會有幽隱語字逐一道出</p> <p>在短波頻道裡播放</p>	歌

<p>〈開始夜了〉</p> <p>頁 113-114</p>	<p>遠望又穿越逐漸聚集的人群</p> <p>仗著斜射陽光，我總會找到</p> <p>溽熱空氣間輕搖的扇，溢出煙霧</p> <p>把四周熏黑，你就這樣亮著</p> <p>／</p> <p>煙霧持續迷漫卻連煙霧本身也昏暗</p> <p>它苦苦要遮蔽的卻是什麼呢？</p> <p>人們終於起哄，浮出一個一個白色話圈</p> <p>奄奄升入空氣再溢出漫畫格外</p> <p>／</p>	<p>煙</p>
<p>〈夜了〉</p> <p>頁 115-116</p>	<p>在這小小的酒館</p> <p>我每天想像你來臨</p> <p>街上救護車尖聲呼嘯而過</p> <p>你的說話卻低沉凝在杯邊</p> <p>／</p> <p>在這小小的酒館</p> <p>人們大口大口地喝</p> <p>好像此地是僅存</p> <p>擁有啤酒的地方</p> <p>一口一口，將盡又似總有</p> <p>黯淡下去，直至唯一的殘餘</p> <p>下班的人來，憂愁的人都來</p> <p>這裡讓你更憂愁</p>	<p>酒</p>

		<p>外面的世界怎樣了？</p> <p>影了也開始暈眩，說不清</p> <p>具體的是現實還是下一杯？</p> <p>喝盡才發覺它不只是酒</p> <p>燈光微暗，飄搖在眼裡</p> <p>完結的談話停息在杯邊</p> <p>留下文字，供誰人洗刷？</p> <p>該我們喝，至末一口</p>	
	<p>〈夜了……又破曉〉</p> <p>頁 117-118</p>	<p>／</p> <p>我們撫摸過以至用筆劃過的牆壁</p> <p>空白沒有痕跡</p> <p>唯獨昨天音樂在牆壁上留駐聲音</p> <p>夾雜細碎言語、我們不經覺時釋出的壓抑</p> <p>／</p>	歌
	<p>〈……還是夜了〉</p> <p>頁 119-120</p>	<p>救護車尖聲駛過</p> <p>汽車三兩都駛過</p> <p>一個一個話題、已過去的今天</p> <p>在空氣中飄浮未全散去</p> <p>另一些遺落在濕濡的空酒杯裡</p> <p>／</p> <p>美麗然而脫落詞句的歌</p> <p>用分行散文似的句子問路</p> <p>路人冷冷一瞥，假裝聽懂了</p>	酒 歌

		<p>隨手指向<b>昆蟲集結</b>的燈下</p> <p>那就是<b>夜了最後</b>的去處？</p> <p>／</p>	
	<p>〈白牆〉</p> <p>頁 121-122</p>	<p>／</p> <p><b>唱著又失聲。等不到未來</b></p> <p><b>在嘈雜中睡去，夢見先人</b></p> <p><b>夢見為未來廣播的鬼魂</b></p> <p><b>不忍告訴牠未來只是睡醒之後</b></p> <p><b>虛弱幽靈懼怖的黎明</b></p> <p>／</p>	歌
<p>卷五</p> <p>詩歌鐵路</p>	<p>〈流浪藝人〉</p> <p>頁 124-126</p>	<p>走過傾斜的道路，再轉一個彎</p> <p>來到街燈也暗淡下去的<b>樂曲尾聲</b></p> <p>每一輛汽車都緩下了<b>速度</b></p> <p><b>建築工人以慢速建造大廈</b></p> <p><b>漸慢的樂曲卻以風速劃過</b></p> <p>今夜城市每一角落，每一路人</p> <p>各種紛紛擾擾的事情之間</p> <p>有一名歌手<b>反覆歌唱</b>，同時伴奏</p> <p>陣風吹拂不由自主的<b>罐頭</b></p> <p><b>扭曲金屬在地面間歇滾動的聲音</b></p> <p><b>半乾半硬的歌詞</b>浸泡在冷水裡</p> <p>逐漸<b>軟化</b>，仍聽得出原初的<b>抵抗</b></p> <p>深綠眼睛<b>思索中緊閉</b></p> <p>又<b>泛動</b>，再偶現那麼輕淡淺笑</p>	歌

		<p>樂曲沉沉中轉趨熱烈，又稍停頓</p> <p>讓一切的最後緩緩寂寂地持續下去</p> <p>已倦歌手頹坐，結他替代他奏下去</p> <p>沒有觀眾但有鼓擊、鈸響徒勞協和</p> <p>手搖鼓替代喧囂而寂然的社會</p> <p>搖動出碎片微細的聲音，在車站前</p> <p>伴隨暗燈為夜歸路人作伴奏</p> <p>鋼琴、弦樂協和上一個年代</p> <p>替換力竭的今時把剛結束的往日</p> <p>連同入睡樂迷把零星掌聲持續下去</p> <p>讓即興音符、隨機的舞步</p> <p>散佈在持續時間、斷裂的生活中</p> <p>誰人說過的話，甚麼撕裂的掙扎</p> <p>誰的投影笑靨偶現、又酒趁哀弦</p> <p>暗燈照離席掩映在鏡裡？</p> <p>就這樣轉到最後一節再緩斂淡去</p> <p>／</p> <p>列車呼嘯而去，誰人錯過？</p> <p>誰在閘門關閉時趕至？</p> <p>最後但聽得幾枚畸零樂音</p> <p>把人群活蕩離去的行列</p> <p>偷換作舞台落幕前單薄的背景</p>	
--	--	--	--

	<p>〈虛構的終站〉</p> <p>頁 133-134</p>	<p>／</p> <p>殘障歌手的<b>嗓音像碎裂的時流</b></p> <p><b>懷舊金曲仍吐露勵志言詞</b></p> <p>唱頌<b>荒腔走調</b>的人生</p> <p><b>古典而殘破的愛</b></p> <p>所有的現實已一一<b>唱遍</b></p> <p>只等待途人拋出<b>多餘的</b></p> <p><b>堅硬而零散了的理想</b></p> <p>／</p>	歌
	<p>〈列車之光〉</p> <p>頁 142-143</p>	<p>亮起幽靈般的彩光</p> <p>手機<b>彌留時</b>還要說話</p> <p>可惜太晚了僅餘<b>少量電力</b></p> <p>囁嚅的<b>電子遺言</b>原來是廣告</p> <p>它那不知<b>悲傷的歌聲</b></p> <p><b>歡愉</b>卻只是一種<b>諷刺</b></p> <p>／</p>	歌
<p>卷六</p> <p>貝拉·塔爾組 曲</p>	<p>〈酒後趕路〉</p> <p>頁 146-147</p>	<p>／</p> <p><b>影子</b>首先出現繼而是<b>語言</b></p> <p>思想以<b>醉步編織</b>的文字</p> <p>那麼<b>緩慢</b>而且<b>優美</b>得像<b>聖經</b></p> <p>人們<b>苦苦念誦</b>往<b>煙霧</b>裡尋求<b>註解</b></p> <p>最後選取的卻是<b>清晰、快捷</b></p> <p><b>強暴</b>如<b>貨車</b>的<b>謊言</b></p> <p>／</p> <p><b>老舊時鐘</b>如<b>獨醉人</b>影子立</p>	煙 酒

		<p>卻跌又再擺盪</p> <p>時間是否喝醉了？我熟悉</p> <p>那蹣跚不定的步履</p> <p>使我卻攙扶它時</p> <p>人影離散的一剎停頓良久</p>	
	<p>〈舞吧舞吧〉</p> <p>頁 151-152</p>	<p>／</p> <p>他們各自酗酒，相互擁抱</p> <p>嘻笑地跳著冗長的舞蹈</p> <p>那麼悲傷，沒有希望地旋轉</p> <p>我的舞蹈是一扇不太透明的窗</p> <p>通往永不打烊的酒館</p> <p>為了清醒而酗酒</p> <p>為了平靜而重新喧嘩</p> <p>／</p>	酒
	<p>〈殘缺的和聲〉</p> <p>頁 157-160</p>	<p>／</p> <p>離去前仍想說話</p> <p>不是消失而是正在離去</p> <p>離去前看見跌翻的酒杯</p> <p>靜上的空瓶優美如畫</p> <p>／</p>	酒
	<p>〈煉獄人間〉</p> <p>頁 161-164</p>	<p>(一)</p> <p>／</p> <p>慢慢復萎。哭訴淚人重又無語</p>	<p>歌</p> <p>酒</p> <p>煙</p>

		<p>乾枯的泥濘把他變成木偶</p> <p>掛在稻草人靈巧舞蹈的手裡</p> <p>／</p> <p>(二)</p> <p>街燈下總有情侶擁抱</p> <p>酒館樂人卻假意歌唱</p> <p>讓醉客冗長地漫舞下去</p> <p>是否應於此時結賬離去？</p> <p>為什麼要離去？假意的歌聲</p> <p>會變作真情嗎？或者無從判斷</p> <p>街燈會照亮我們歸去的步伐</p> <p>還是教我們顯得更幽暗？</p> <p>歌聲囁嚅、哽咽如真實的傾訴</p> <p>我們的談話卻像過份類同的歌詞</p> <p>把生活、愛情、宗教通通扭曲了</p> <p>／</p> <p>(三)</p> <p>街燈殞落，像強行捺熄的香煙</p> <p>警車慢行，路人緊隨它沉默不語</p> <p>街燈殞落，仍有如絲未盡說話</p> <p>斷續地閃爍出恐怖如詩的字詞</p> <p>／</p> <p>(四)</p>	
--	--	---	--

		<p>／</p> <p>與街燈款款交談</p> <p>醉客的說話是詩</p> <p>街燈下我們卻無語</p> <p>抵抗陽光般的人生</p> <p>／</p>	
	<p>〈顛倒的明暗〉</p> <p>頁 165-166</p>	<p>愛首先灑落繼而是愛情</p> <p>誓言和肉體鋪成的泥路</p> <p>誰人踏過後仍手握鮮花？</p> <p>表情都濕透了，看不出</p> <p>大地身影隱退或默默垂淚</p> <p>誰人要熟睡必先喝醉</p> <p>錢幣首先乾枯繼而是鮮花</p> <p>凋落的花瓣一瞬閃亮好像是</p> <p>昏暗中重現的失物又再失去</p> <p>酒館已關門仍要傳出音樂</p> <p>顛危危的舞步要取代巍巍語言</p> <p>歪斜的身軀伴隨思想迴旋下去</p> <p>醉裡挑燈其實屋內已沒有什麼好看</p> <p>口袋也掏空，還有什麼最後剩餘？</p> <p>戀人離散獨留行者子立於路</p> <p>忽然認清大地顛倒的明暗</p> <p>待電影散場後再慢慢起步</p>	<p>酒 歌</p>

<p>卷七</p> <p>垃圾的煙花</p>	<p>〈垃圾的煙花〉</p> <p>頁 168-169</p>	<p>／</p> <p>即使垃圾哼著歌謠</p> <p>綻放七彩的汁液在天空</p> <p>觀眾不知那是一種放棄</p> <p>拆去垃圾，建造煙花</p> <p>與使用垃圾來建造煙花</p> <p>觀眾未知有何分別，但很快</p> <p>會知道那失去，原比所得更多</p> <p>／</p>	<p>歌</p>
	<p>〈垃圾的研究〉</p> <p>頁 174-175</p>	<p>垃圾有在夜裡才會被包裹</p> <p>在路邊堆放，與日間的不同</p> <p>朋友都離去了，伴著微雨的歌聲</p> <p>垃圾在膠袋中等待著</p> <p>城市入睡了，垃圾要它睡得更穩</p> <p>／</p> <p>垃圾不知已是深夜了嗎？</p> <p>這樣才有人把它們結集為類圓形</p> <p>一團一團堆在街邊，頒授冠冕，開研討會</p> <p>垃圾也有自己的儀式才成為垃圾</p> <p>但有些垃圾已經破裂，流出分行渣滓</p> <p>不押韻的象徵主義嘔吐物</p> <p>——你是不是喝醉，不想做垃圾了？</p> <p>／</p>	<p>歌</p> <p>酒</p>
	<p>〈垃圾的形狀〉</p> <p>頁 176-177</p>	<p>／</p> <p>只有平靜的人看出儀式的真實</p>	<p>酒</p> <p>歌</p>

		<p>重重包裹著的是<b>殘渣</b>還是<b>裝模作樣</b>的語言？</p> <p>一切都混在一起，或是分離了</p> <p>只有<b>酒醉</b>的人看出<b>垃圾</b>的<b>虛實</b></p> <p><b>核心</b>的總是<b>殘渣</b>，那<b>渾然</b>的形象</p> <p>／</p> <p>街燈下還有人<b>嘔吐</b>，<b>步履虛浮</b>沒有人攙扶</p> <p>卻有<b>雪糕車</b>的音樂伴奏<b>微弱</b>啜泣聲</p> <p>像<b>老舊</b>的音樂盒轉動著<b>童謠</b></p> <p>在走調失真的音響中轉出<b>接近無效</b>的撫慰</p> <p>給三三兩兩，堆在路邊的<b>垃圾</b></p> <p>／</p>	
	<p>〈舊樓塌下前〉</p> <p>頁 182-183</p>	<p><b>脫髮</b>輕降，似幾聲犬吠在夜裡</p> <p><b>月亮</b>無髮，只有<b>記憶</b>般的<b>旋律</b></p> <p>風吹過，<b>音符</b>脫過時一一送出</p> <p>／</p> <p>找尋那下車的<b>記認</b>，卻總錯過</p> <p>文句留在街邊，會否變得較美？</p> <p>多渴望聽見，自己<b>腳踏</b>的聲音</p> <p><b>窗戶</b>都關閉，直至不由自主地開放</p> <p>為什麼<b>歌唱</b>？為什麼<b>脫落</b>？</p> <p>多希望它<b>沉默</b>，還原於<b>混凝土</b>時代</p> <p><b>無哭無笑</b>，沒有<b>歷史</b>的一塊<b>頑石</b></p>	<p>歌</p>
	<p>〈日出的虛幻〉</p> <p>頁 186-187</p>	<p>／</p> <p>浪花、聲音，昏睡的形體那麼真實</p>	<p>歌</p>

		<p>也許日出也會消散，也許存在</p> <p>也許宣言和<b>歌聲</b>依舊<b>縈繞不散</b></p> <p>什麼是我們認知的美善？那豔麗</p> <p>那光亮，日出是虛幻，日出是不是虛幻？</p> <p>／</p>	
	<p>〈不散〉</p> <p>頁 188-189</p>	<p>(一)</p> <p>／<b>流動</b>唱和<b>殷切</b>呼喚著過去</p> <p>過去的我們至現在也浪蕩</p> <p>圍繞萬有超越了光暗與塵土</p> <p>(二)</p> <p>／</p> <p><b>音樂</b>停息<b>音樂</b>也<b>縈迴</b>如理念</p> <p>可是夜已深得快要沉下水底</p> <p>而我們的夢仍幽幽浮在水面</p> <p>／</p>	歌
	<p>〈詩與嘔〉</p> <p>頁 190-191</p>	<p>／</p> <p>因<b>無知</b>而<b>快樂</b>，<b>有知</b>而<b>憂愁</b></p> <p>多數人<b>歌頌</b>，少數人<b>受夠</b></p> <p>時代出現什麼問題？<b>信念</b>抱著女兒<b>墮樓</b></p> <p>多數人<b>消費</b>，少數人<b>撿拾</b></p> <p>尋找<b>生命</b>的<b>碎片</b>，那怕踩在地面</p> <p><b>碎裂</b>的<b>聲音</b>像一首<b>歌</b>，又像一瓶<b>酒</b></p> <p>喝盡了，又似沒完地接著有</p> <p>／</p>	酒 歌
卷八	〈小巴之戰〉	／	酒

<p>十四行集(下 篇)</p>	<p>頁 200</p>	<p>靈魂殉了職，留下空的軀殼列隊 語言衝出馬路慘烈的感情成為符號 <b>醉了的夢</b>駛得更快也更多乘客 小巴響號表示對世界停留的憤怒 我想嘔吐只能勉強忍住對現實的觀察 我想放棄又突然發笑更沮喪地對著現實 ／</p>	
	<p>〈玻璃列車〉 頁 201-202</p>	<p>／ (二) ／ 列車狂笑復轉面，再加速 近站不停，停遠站 乘客不載，載<b>醉客</b> ／</p>	<p>酒</p>
	<p>〈喝采〉 頁 204-205</p>	<p>(一) ／ 似朝陽正初升，又急遽正午 現在相信別有夜晚更燦爛虛無 <b>儲存在收音機亂哄哄的歌曲內</b> 甚麼光明路、生命可貴。再亂舞  <b>歌聲教人奮進</b>可沒想到那<b>歌聲</b> 也來自浮浮輕易唱頌的人世 禁不住<b>幻聽</b>叫我從天台躍下</p>	<p>歌</p>

		<p>是<b>你</b>抑制地教我平伏蕪亂</p> <p>再拾級回到不得已<b>唯唯</b>的地面</p> <p><b>唱媚世一曲更獨自憤懣，暗偏離</b></p> <p>(二)</p> <p>／</p> <p>正一點一滴地消退</p> <p>甚麼<b>雲霧散、朗日吐</b>？無從鼓舞</p> <p>幾度廢然欲撲熄悒悒殘火</p> <p>／</p>	
	<p>〈風的標語〉</p> <p>頁 206-207</p>	<p>(一)</p> <p>不必取回雨傘就可以出發</p> <p>讓白色的結他躺在黑色書頁</p> <p><b>香煙</b>早就捺熄但香味猶在</p> <p>從冷卻手心散發，一點微熱</p> <p>／</p> <p>漸慢<b>歌聲</b>送別<b>疲憊零散</b>的隊伍</p> <p>都<b>喝醉了</b>，<b>暗燈</b>下沉吟，<b>嗚咽</b>地唱</p> <p><b>浩蕩遊行</b>的步伐已散落成<b>三三兩兩</b></p> <p>(二)</p> <p>／</p>	<p>酒 煙 歌</p>